



赤俄血史

[

◎本會已出版書目

湖北人民血淚書

兩湖赤禍記

江西紅禍

俄民泣血記

猶太人之陰謀

湖北赤禍痛史

警告商人

俄國東方政策

喚醒新青年

哀我農民

赤禍源流談

廣東赤政府下之工會

廣東赤禍錄

蘇俄的侵略手段和共產主義的流毒

赤俄時史傳

以上各書已經印就如蒙

索閱立即奉寄不取分文

◎本會待印書目

國際紅太(新譯)

赤俄之傀儡

桁楊下之烏托邦(新譯)

留俄紀實(新譯)

繪圖新俄回想錄(節本白話體)

中國近代外交概要

中國田制沿革考

軍人鑑

赤俄血史序

讀麥高諾夫氏赤俄血史既畢不禁廢書歎曰蘇俄者人間之地獄也其卡者人羣之屠伯也而哀哀之俄民則試行共產之犧牲也謂之何哉謂之何哉今人見牛羊犬豕之被屠宰也哀鳴於庖丁之側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爲鷹擊毛摯之具俾無辜就死者斷頭洞胸折臂斲脛血肉狼藉日陳吾前其不哀矜憫惻太息掩涕者幾希而蘇俄之其卡嗜殺若天性視人如寇讎澤吻磨牙毒噬過於季蛇叔虎以慘殺同類爲可樂其殘酷始非人理豈凡職司其卡者獨無絲毫之人心乎蓋

其人概爲剽奪之桀 腹鷲之尤 且其職在殺人 而政府又倚爲爪牙 視如鷹犬 以厲行其慘急刻深之政 使國人莫敢抗也 是以爲其卡者 遂相率恣爲很戾殘忍 以行其凶德 英儒斯賓塞爾曰 肌之重爾者 不知癢痛 習爲殺人之人 其方寸靈臺重爾久矣 烏有測隱之端 見於愛人利物之事乎 此之謂也 特蘇俄政府 於全國廣設其卡 聽其恣睢荼毒 橫行於胸臆之間 一若熟視無睹者何哉 良以全俄政權 現爲猶太人所操縱 猶太人固亡國民族也 豈將欲舉俄人而悉虔劉斃絕之 以求其最後之大欲乎 麥氏以哲學史學名家 俄之碩儒也 因被赤黨羅織 陷於冤

獄 幾瀕於死 此書爲逃出俄境後所作 蓋舉其親身經歷
見聞極確者 垂涕道之 以掬示於世 自經英人何甲斯
氏譯出後 其書已風行歐美 不脛而走矣 本會爰取英譯
之本 依照原文 重譯印行 俾讀者詳知赤俄之浩劫 警
心慌目 以期共挽狂瀾 其惑於邪說者 亦恍然於赤禍之
酷烈 及蘇俄政府之陰謀 早出迷途 力圖補救 得無負
本會刊印此書之苦心 則幸矣

赤俄血史序

赤俄血史目錄

俄國麥高諾夫原著

英國何甲斯譯本

中華民國聖道會重譯

著者略史

序言

第一章

連坐之慘

第二章

酷政之禍

第三章

流血之量

第四章

民變之痛

赤俄血史 目錄

五



3 1772 0405 8

MG
K512.51

第五章

士族之劫

第六章

其卡之暴

第七章

流徙之哀

第八章

赤黨之酷

著者略史

塞傑貝脫威基麥高諾夫者 俄國名史家麥高諾夫之子也 其先世於喀德隣大帝朝 頗著政聲 麥氏幼承庭訓 已冠負笈莫斯科大學 精研史哲 學成以革新俄國政教爲己任 潛心著述 成一家言 而以所著『十九世紀俄國社會與宗教運動』 『亞力山大朝之偉人與功業』 『政府與教會』 及『民聲』 等書 爲最膾炙人口 以改造之同調 故 與托爾斯泰交極篤 政變後 赤黨當國 欲就麥氏之身 試行其絕聖棄智之策 麥氏之家 前後遭搜檢者凡二十三次 一身被逮捕者凡八次 雖身居險境 而其忠忱正氣 不爲威武而少屈 一九二〇年間 被議棄市 繼改徒刑 十年後以科學會諸儒 上書陳情 始得出獄 未幾復遭收捕 卒於一九二二年削其公權 放逐出境 廬舍選樓 悉沒入官 是書爲其被放後所作 以追述往事 其志

潔其辭嚴彰善殫惡直筆無隱洵足爲徵信之稗史也

序言

予鑿伏共產黨人下者五年始於一九二二年十月得以脫身虎穴
重入人間經瓦薩時逆旅主人叩予何以俄國甯無一人挺身而出
以頸血濺列甯及杜洛斯基者乎夫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
國豈死者罪有應得不當復仇耶抑生者處於水深火熱中而不
自覺耶予味其言意深而心苦夫俄人之強顏事仇揆諸天理人
情均爲世所詬病誰無親友誰無骨肉甯甘與仇人共戴天耶
蓋今日之俄邦危人命賤謀之不臧赤族之禍立至昔人謂罪人
不孥然回思五年來傷心慘目之事昭昭俱在變本加厲今昔已
殊觀其有抱孤憤飲血而思復仇者亦慮犧牲不止一身且誅一
人而流血天下窮治鈎稽必致無所底止也哀哉

赤俄血史

第一章 連坐之慘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北部公民委員及彼得格勒其卡
斯基爲堪尼基塞手刃 政府公報謂「堪氏稱爲友復仇 彼之奮然狙擊 純係激於義憤 非受命於他黨也」云云 同月二十八日 社會黨員愷普洛夫人刺列寧未中 十月二十日 據其卡報載 其卡已下令將跡涉嫌疑之五百人悉屠殺之 其實狀外人咸不之知 所可臆斷者 其所殺之人 爲數必不止此 蓋匿報欺世 乃其卡之慣技也

次年三月二十三日 英國隨軍牧師藍拔致喀從爵士函 中謂「往歲八月 予目睹滿載兩艘俄國承尉 擊沉於芬蘭灣中 屍漂海岸者孔多 皆以鐵索貫繫 深沒肌骨」云云 凡此事項 聞者或疑爲無稽之言 豈知莫斯科彼得格勒兩城中 類此之事 實已數見不



鮮 且黨人之殺戮異己 其淫酷尙有甚於此者也

彼得格勒 當時慘事頻興 據目擊者云 當一九一八年 該城所殺人數 計達一千三百而強 而黨中揭著者 僅爲五百人 蓋諱言在喀琅斯達得及聖彼得保羅堡所殺之舊官 及有涉私隱者也 喀琅斯塔得 一夕射死四百人 曾合埋於大壘之中

某外國新聞記者 與全俄其卡委員彼達氏晤時 道及當時俄國之恐怖 彼達氏謂「恐怖者 乃神經昏亂病之清醒劑也 雖外間傳說紛紛 然予固非嗜殺人者 特於對新法堅持非議者流 不得不用此術 以圖挽救 彼得格勒現雖多以棄市論 然在烏利斯基遇害前 則絕無草薶禽獮之事 莫斯科當亂黨謀弒列寧時 遭株連者 特少數之勝朝顯宦 予願以是重告國人 巨室果自賢不甘雌伏者 當擊殺以儆之 異時海內又安 恐怖政策 亦可棄而不用也」

予儕姑不必計彼達氏所言烏列斯基被刺前 彼得格勒有無慘殺情事 與列寧被刺時 莫斯科大流血株連者 是否僅少數遺臣 但其卡之週報觀之 則前案捕殺者 實兼有勝朝遺臣 將卒 官佐 律師 學生 牧師 及商賈 數且逾於三百 此其不可掩飾之罪孽 固極彰明較著者也 至於巴塔爾卡獄中 則飽沐赤狂 與恐怖 夫地獄之酷 乃聞而未見者 此則較所聞地獄之酷爲尤甚 其最使人心驚膽裂者 爲深宵囚徒處極刑之慘狀 及與屍車輪之聲 足以使人寢不能寐 終宵戰慄不已也

有西曼諾夫中尉者 以注足觀闢斯克車站被焚而收捕 投入巴塔爾卡獄 其火乃黨人所縱 以掩其搶掠之跡者 西曼諾夫收捕三月 而登鬼錄 且牽連其父兄 亦確囚禁 厥後其父兄被釋時 士師告之曰 「汝子雖棄市 汝則無罪 應享安樂也」

有一年甫十八之童 於一九一八年七月 在人叢中誤遭收

予同獄 一夜忽被提去 旋復釋歸 據謂出獄卽押上檻車赴刑場

提犯官沉醉初醒 忽注彼面而問曰 「汝爲誰乎 年幾何矣」 童

以實對 彼急揮御者解回 蓋彼所提赴刑場者 爲一四旬之犯 以

沉醉故 誤以同名而提之 設多飲消滴者 此童之命殆矣 其險實

聞不容髮也

獄囚往往有奉赦令 而不敢出獄者 蓋多有陽受肆赦 而一二

日後 名列鬼籍者矣 謀刺列寧一案 無辜株連者 不止莫斯科

彼得格勒等大城 蓋遍國中 無不網羅殆盡 下諾弗哥羅 一日而

屠七百人 哈克佛省之索賈鎮 有三人無故枉死 斯摩稜斯克則有

安分農人三十八人 橫罹殺戮 諾維斯弗一家五口遭殺 波士岡滅

門者數家 計死三十一人 工人九人亦罹害 甫斯科夫被害者三十

一人 耶魯斯拉威者 三十八人 亞堪遮九人 士卜士斯克十七人
倭拉葛達十四人 勃蘭斯克九人 所知者如是 其不知者 不可
勝數也 摩羨斯克之其卡 發一宣言曰 「友乎 予道上曾遭一擊
之辱 報仇雪恥 應加千百掌於仇人之面 而後列寧及烏利斯基之
仇可復 嗣後有謀害於吾元首股肱者 惟有極殘忍以應之 務使還
擊之力 千百倍於來掌也」 托斯霍克與伊萬奴甫士斯克之其卡
相繼公佈所殺人數 及其時間 且云「一領袖生命之代價 最低亦
須千百頭顱償之也」

類此殘殺 幾徧國中 綜計此案 除實係預謀及稍涉嫌疑者外
無辜良民 橫被株連者 已在五千以上 且有甫滿週歲之嬰兒 亦
同飲此無情之彈 不知若輩將何所藉口也 而事踰多時 各處仍舉
發元兇不已 何謀刺一人 而需助若是之多也 一領袖之生命 須

償以千百頭顱 已極無天理 而死一其卡 亦須償以多命 則報復愈過當矣 赤內古夫有一年十八歲之學生 不忍一時之憤 而殺一其卡 於是其父母弱弟稚妹 并及保姆 盡被車裂支解以殉 噫 彼輩寧獨無人心耶 何嗜殺若是之甚也

此潮甫息 而無政府主義者 及革命黨左派之厄運又至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烏克蘭其卡 露布曰 「近日迭接社會革命左派之恫嚇函件 謂將以白制赤 如此挑戰 自不得不籌應付之方 所幸該黨繫獄者尙多 果有踰軌之行 即在外者 亦不難按名捕獲也」 乃無政府黨漠視此露布 擲彈炸毀其卡總部 並斃其領袖 同時在薩拉透夫 亦有狙擊事發 於是全國大索矣

莫斯科其卡沙卡路夫 謂德仁斯基自肇事地歸 面色灰白 精神劇變 喘喘間但令將繫獄黨人 不分首從嫌疑 悉屠殺之 歷一晷

夜 殺戮始告罄盡 其數則非外人所能推測也

其搜索餘黨之方 則更別開生面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英國

駐莫領事 路克哈君 致佐治柯拉克爵士函中有謂 一過激黨既設

阱以陷其政敵 事發則搜捕之 其有逃刑者 則捕繫其妻子 俾逃

者不忍累及其妻子而自首 噫嘻 若輩亦知人之應有天理人情耶

有時更厭久候 而先殺其妻子 有執役於基輔紅十字會救護隊者

告予 有白軍迫充赤軍而逃歸者 其卡將其妻孥數十人拘捕 未收

獄即屠殺之 其慘殺女子之方 至有不堪出諸予口者 又於一九一

九年三月 因第八十六步兵支隊之官佐 投歸白軍 於是將該族賊

無疏近悉夷之

當坦波夫農民不堪虐突起暴動時 被捕之婦孺 動輒數百 以助

夫作亂之罪 捕繫莫斯科及彼得格勒等獄 當局於一九二〇年九月

一日 下令國中所有叛民家屬 應以極酷之紅色恐怖政策處置之
農村特別捐 當雷厲風行時 有違抗或遲延者 處以酷刑 土地
資財沒入官 是年九月五日 坦波夫區內有五村 其卡縱火焚之
人畜俱斃 屋瓦無遺 七日有二百五十餘農民 以無力輸捐被捕
以抗稅罪論棄市 與莫斯科接壤之科茲好夫營塞中 拘禁農民三百
十三人 婦孺亦不免 其秋 大疫流行 不旬日數百人感遭疫死
即諺所謂變相死刑者此也

第二章 酷政之禍

過激黨人 常颺言赤禍爲非議新政者應得之災 其所以用爲政治
之具者 以其能制止玩法者之動作也 首創赤禍之德仁斯基 於一
九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在民會演說 謂「予之宏願 爲使新政府修
明法制 治民如束濕薪 務在深刻嚴峻 以刪其強宗豪猾 予深信

黔首與強豪之世仇 惟有以狂殺解之 凡有積恨深仇者 公憤一起 不分向背善惡 悉行剪滅 是以利導黔首革命之任務 其卡早已 曉暢而執行之矣」

利導民衆 與修明法制 嚴刑峻法 至堪研究 自一九一七年冬 全俄其卡之立 實基斯旨 而列寧亦謂倡導俄國社會革命之事 至爲易易 盡滅強宗富族即蕪事也 杜格茨基對考特斯基所著「共產主義與恐怖」一書 曾發表一駭論 略謂「對仇敵固可既往不咎 但於必要時 不得不盡取而剪滅之 冀達此旨之具 蓋非酷政 莫屬矣」 故考特斯基謂以殺勝人 爲革命之術 實最卑劣 因對 於杜氏之言 可昇以非人道主義之頌詞也 過激黨人 多方掩飾詭辯 顛倒是非 乃謂所以施行酷政者 特 以黔首昔日之所身受者 反諸施者之身也 其卡巨凶 拉特人（拉

齊)曾厚顏贊頌蘇維埃政府之仁政 曰「農民死者雖以千百計 但吾人屠戮 尙無溢諸封域之外」 而彼達氏亦曾聲述彼得格勒在 烏利斯基被刺前 絕無草薙禽獮之事也

既以彼言爲有徵 但事實俱在 不能掩盡天下人耳目也 黨人之 廢除死刑 爲期不久 當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 人民委員發令 徵 巨室男女五百人至千人 充鑿汚漁役 監之以紅軍 謂有敢抗令者 以非新法罪論棄市 然則名雖廢除死刑 實則早已恢復舊觀 是 年二月 復令將非議新法之首從各犯 盡處死刑 自是厥後 則殺 人如不勝 血流成河 不可遏矣

一日有自斯塔維克開往彼得格勒專車一列 車中何人 及有何任 務 咸莫之知 就人民委員會致沿途各站之急電觀之 益徵死刑之 陽廢陰施也 其電尾云 若該列車途中有延誤 則負此延誤之責者

立處死 同時更有一令 「凡謀壞新法 及有商行爲者 殺無赦 產沒入官」

政府雖于死刑之律 規定甚嚴 但事實則漫無限制 嘎路加省城 有一小康家 因踰限交捐 而處死刑者 維也加有犯金吾夜祭 而就地正法者 瑞賓斯科有因偶語市中 而被殺者 且死刑之處置

更不止槍決一端 耶尼夫城有將抗稅者 繫石沉海 嗣是即著爲令 其最殘酷者 爲過激黨總司令克里蘭古之主張 氏謂關於刑法之選擇 荒時費事 予意不若任農民自行鬻割其敵仇之爲簡便也

以上所述 不過爲赤政府關於處死刑之解釋 亦即德仁斯基所謂 利導民衆 與修明法制 嚴刑峻法 計畫之實施也 赤政府倒行逆施 不顧人權道德 早已罄竹難書 當德軍進逼時 赤政府曾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下令全國 略謂爲衛祖國計 此後凡屬敵

人間諜盜匪非議新法及漁利者俱應科以死刑以遏亂源云云其最離奇者爲處置斯薩斯尼艦長一案初俄羅斯波羅的艦隊殘餘之艇厄於德軍不敢越雷池一步卒以斯氏之力得脫險逃歸喀浪斯塔得但赤政府不惟不賞其護艦之功且科之以叛逆之罪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在最高革命法庭判決謂彼雖爲國建大勳但其用心則不外借以圖國人之愛戴爲來日反抗蘇維埃政府之準備杜洛茨基且親出庭作證鐵案既定此愛國男兒竟於五月二十二日飲彈以死矣

黨人之故作流言極爲可嘆政府統計員拉齊以公報端公佈全俄一九一八年一月至六月中棄市者止二十二人不不知彼竟忽略其卡之報告欲蓋彌彰弄巧成拙彼以匿報刑人爲慣技之其卡曾謂三月至六月中戮三百人也馬蘭菜氏日記中有一記事謂「丹麥

使館秘書彼得氏告予 前晤烏利斯基 彼津津誇其處事敏捷 二十
三名死刑判決書 頃刻簽畢 司法委員史丹勃 曾竊嘆謂 一九
一八年三月至八月中 實酷政統治俄羅斯之時期云

其嗜殺如飴之獸性 黨人雖多方掩飾 而事實俱在 掩耳盜鈴
徒自欺耳 觀其會議之決案 遊行之口號 無不使聞者驚心動魄
頭髮上指者 其口號曰「富豪絕跡」「巨室絕跡」「千命抵一領袖」

「一彈一仇敵」 幾成市諺 彼得格勒紅報更謂 「一雄之死 須
千萬償之 凡於巨室強宗 概須授以流血之教訓 俾巨室絕跡一語
得以實現」及謀刺列寧未成時 該報復謂 「一路哭不如一國哭
使豪奸皆溺斃於其所流之血中 俾血流成海 庶償烏利斯基生命
於萬一 流血流血 多多益善」 而列寧亦謂 使十人能觀革命之
成者 雖百人中屠滅其九十不惜也 且特羅斯克地方人民委員會

獻媚於蘇維埃人民委員會頌其卡政策之宣言 曾通電全國 曰「試觀屋魯達斯基與烏利斯基之遇害 列寧之遭賊傷 芬蘭烏克蘭頓區捷克斯洛代克千百同志之罹難 以及逆黨之數 反社會革命黨人之煽亂 可知酷政成效 尙未大著 而今而後 於狡焉思逞者 應窮治嚴鞠 盡數殺之 毋稍顧忌 政府各部 應常備義勇各軍 及時巡按 以補各地其卡之不足 非是不足以遏亂源 而致農工於安全之域也」 其卡週報亦揭「極刑問題」一文 爲「關於酷政之空辯 無補時艱 應急停止 而趨重於實行 亂國用重典 今日爲廢除隱隱 殺伐任威 厲行酷政之時期也」一時各地響應者 風起雲湧 於是各地其卡增設 不遺餘力 自城市至鄉村 凡工廠軍隊 無不有其卡之組織 且無論機關之大小 事務之繁簡 而全殺之權 則一賦予之

第三章 流血之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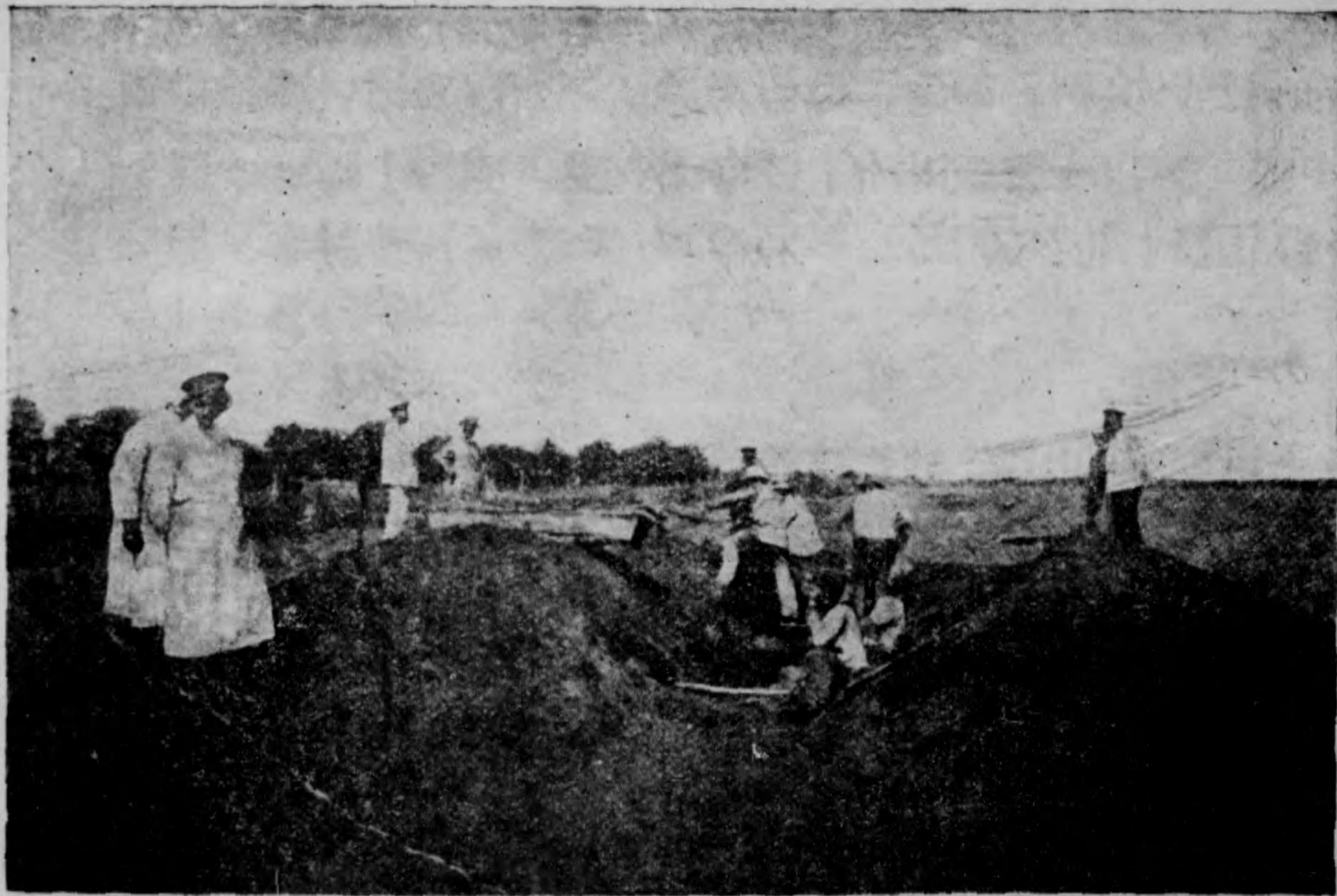
考其卡之職司 既非司法官廳 復非障衛民權機關 而威權無限 遍布國中 組織之奇 史無倫比 其嗜殺之性 更爲生民以來所罕見 觀德仁斯基之言 畧可定其意義與封域焉 氏之言曰 「全俄特別委員會(卽其卡)者 爲特別之軍事機關 以俄土爲沙場 冤仇敵於胞族 審判釋赦 非其任務 殺戮異己 乃其專責也」 拉齊氏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發表「赤禍」一文曰「予儕之與富室強宗宣戰 非仇其個人 乃仇其類也 故應舉其類而悉屠之 是以審定之時 辯護證據 咸非所需 但就其家世門第 幼時之教育 成年之職業 即可定讞 酷政云者 止此而已」彼爲此言 蓋欲襲法國大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之遺策 羅氏在國會之宣言曰 「處置禍國殃民之凶徒 止須驗明其正身之地位 不必問其事之屈直 卽

可決刑」文有毫厘之差 實事則千里之謬也

既明酷政之義意 更就不幸遭禍者之統計 即可推知此政策施行之成績 然欲筆之於書 則雖有班馬之才 亦屬無從着筆 蓋公報所佈者 不足百一 且刑人於隱 不肆市朝 密棄屍骸 滅跡多術 幾如墜工塗壁 不遺纖塵 凡世人所得知者 數實寥寥 即此已足使人不寒而栗矣

一九一八年

雖拉齊氏匿報是年僅殺二十二人 但計是年下期 中部廿省中所殺已越四千五百人 當七月廿一日 俄德貝里條約成立後 德人將所俘之北俄義勇軍引渡 而此四百廿八名義勇軍 立被槍決 就此一項 已超過廿二之數 未知拉齊氏之統計術 究爲何世紀所發明也 且其卡之「紅鑑」曾謂 一九一八年所殺者 爲數計六千一百八



狀形之者害殘所人黨激過掘挖沙的在 (六)

十五。俄國東北境。其坑殺由英國引渡之白僑數千人。基輔一時槍決與絞殺之校尉二千人。奧軍抵敖的沙前。所殺之海軍將佐四百人。西拔徒堡一二兩月間。所殺之一千三百四十二人。尙不知列入與否也。各其卡支部報告。其習用名詞如「數名」「一羣」「頗多」「殊不少」。不知代表若干人命也。

一九一九年

續拉齊氏之報告。是年經其卡殺戮者。共二千四百五十六人。其中不僅爲非議新法者。及富室強宗。計殺有黨員瀕職者二百三十二人。乘亂漁利者二百十七人。有普通犯二百零四人。但據可靠消息。七月中喀琅斯塔得一地殺一百五十人。而公報僅載十九人。烏克蘭則在千人左右。基輔三千人。而尼洛斯頓斯基亦謂四千八百人中。有與彼相識之醫士律師牧師多名。而公報載八月十六日。基輔其卡一

日僅殺一百二十七人 尚以爲不足盡其職賦

柏林社會革命黨 曾印發「其卡」一書 專述其卡之暴行 中有薩

拉多夫居民 描寫鬼谷一文 茲錄之如下 一當春雪初霽 堅冰始泮

死者親友 相將扶掖而來 強啓淚眼 尋屍骸於薩拉多夫城外土

壕中 雖兵士怒目揮槍 阻其前進 但來者仍如泉湧 悲痛之餘

更忘艱險 使橫暴之兵 亦不得不廢然而止 壕闊且長 有一木橋

跨其上 百碼之內 不見沙土 惟血肉淋漓 肝腦塗地 而形體不

全 無由計數 惟聞當時同難者 約千五百餘人 積屍之下者 爲

早填溝壑之先進 業已骨化形銷矣 後進者 形體雖具 但亦面目

模糊 或手足離軀 或首載股畔 親友既無術辨識 惟有身臨鬼谷

作斷腸之一哭耳

當酷政令頒布 興義勇軍佔領卡庫夫時 (七八九三月間) 薩



者 害 被 之 佛 科 哈 (一十)

達一地遭慘死者 有二千二百人之多 但其地土人 則謂自四月中
● 十百殺戮 即已發軔矣 某女士適於是時厄於歐沙達 不得行
迫充苦役 得日擊當時慘殺狀 據謂某日殺人五十 則僅報十八人
又某日殺千三百人 而僅報六十八人 再就乃曼氏之記錄以觀
則當時南俄數城 綜計殺一萬三四千人 而婦女且不與焉 蓋其卡
雅不欲將虐殺婦女事 暴露於外 吾人雖得聞其事 而不得悉其確
數也

過激黨既時以階級戰爭 勞工神聖爲標榜 則其於工農應力衝之
矣 乃事有大謬不然者 友人某君 述阿斯脫刺罕慘殺工人事 殊
令人大惑不解 一日有萬餘工人 集議於巨場 商榷工資問題 突
來水軍圍會場 繼以機關槍隊炸彈隊 立時槍彈與骨肉齊飛 火光
共血花一色 有突圍者 則以機關槍堵擊之 頃刻間聲息寂然 血

肉狼籍 次日全城逃亡幾空 此劇方終 未幾一幕又啓 三月十二日 未及於難之工人謀復仇 事敗 悉被收繫於拘室中 杜洛茨基聞報 飭盡殺勿赦 黨人乃將所捕神聖勞工 分載數舟 駛向海中 至夜繁石沉之 餘悉槍殺於拘室 其工人匿身煤窟中得免 據謂彼所乘之舟 第一夜沉溺一百八十人 十二十三兩日 所殺者純爲工人 其卡忽憶蓋若以主使之罪嫁諸富室強宗之身 一舉而剪滅之 於是凡有田園廬舍 商肆魚池 及資財者 盡被收斃 靡有孑遺 是以三月十五之晨 無室不子哭其父 妻哭其夫 至有一家數男 無一幸免者 此役初計所殺者二千人 至月終始知確數乃四千也

● 土爾其斯坦有俄民於一九一九年一月間謀叛 黨人鎮壓之餘 復按戶大索 卒致車站貨房舊壘 盡滿囚俘 乃於一月二十日之夜 盡取而殺之 屍體山積 壘積道旁 此役計共殺二千五百人 二十

三日因鑿茲役之變亂，爰設立戒嚴廳。自是後捕繫殺戮，咸得便宜行事。而囚殺之事，日有所聞。準是推尋，一歲中殺人幾何，其數已無可稽。拉齊氏身爲中央統計員，報告歲止三千四百五十六人，不知何所依據。彼瑞夫達（譯音）報之時評謂：「某黨報約計是年殺人，已達十三萬八千，殊堪驚歎。」嘻，良可驚也。

一九二〇年

二月二十日，蘇維埃政府頒有廢除死刑令。而其卡則於赦前先決刑。大舉清獄，爰將莫斯科以及城鄉各獄拘禁之囚犯，盡提而殺之。是以赦令頒布之晨，獄前車水馬龍，輿屍往來如織也。

德仁斯基於一月十五日通告各其卡謂：自發難以來，國中非議新法者，其力殆已摧殘無餘。雖有不量力者，狡焉思逞，亦不難盡以除之。雖於必要時，得用舊法，但目下可暫廢除死刑也。是時予方

身處囹圄 但同獄無一認爲有更生之慶者 蓋屢廢屢復 變幻無常 不惟於實際無殊 且因每赦令之頒 而演清獄之禍 著名社會革命 左黨之伊斯梅魯維基夫人 於廢刑令頒布時 適在莫城其卡獄 彼自謂目擊隣監 有囚三百 聞將清獄 卽環泣哀懇 但當事者毫不置顧 足履膝齒 奏刀躊然 如庖丁之解牛 頃刻即盡 莫斯科其卡更有一佈告 謂本部近日戮囚百六十人 明知有違止殺之令 祇以險象環生 不得不通權達變 暫從重典也 彼得格勒慶祝赦令之前夕 殺人四百 薩拉多夫亦殺五十二人 他邑稱是 尋赦令之頒行 與其卡之施政方針 無稍抵牾 且促其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耳 基輔其卡於二月五日奉到總部電一通 謂雖廢除死刑 然戰區與革命法庭不在其列 蓋基輔全省即在戰區中也 此外有通電分達各地其卡 謂廢除死刑令頒佈後 如有罪在不赦者 解至

戰區處置可也。迭次電令，業已爲各地其卡開方便門矣。但各方仍有頗足歎息，不能足吾事之感。故除不得已者，解送戰區處置外，餘悉刑之於隱也。最堪發矚者，即公報於死刑廢除令頒布後，忽於五月初，登載上月死刑人數表，在莫斯科者，百七十六人，其他城市三百四十五人，卒於五月二十四日，藉口俄波戰事發生，全國戒嚴，且發一紙官樣文章之赦令，取消之矣。

赦令頒布時，鷹擊毛擘之治，迄未少更，而廢令之後，則更嗜殺如狂。九月斯摩稜斯克兵變平息後，除將將卒千二百人駢戮外，且株連無量無辜市民於其中。雖其卡總部禁令各報登載，但革命軍執法處，則不稍避諱。據實揭櫫，自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日之一月，中，殺六百人，七月八百九十八人，八月千一百八十三人，九月千二百零六人。惟於九月詳列罪狀，計同探秘情者三人，叛逆者百八

十五人 避兵役者十四人 謀亂者六十五人 非議新法者五十九人
逃軍四百六十七人 劫物者一百六十人 圖藏兵器者二十三人
嗜酒失禮者二十人 溺職者百八十一人 實爲過激派司法史上空
前之舉 蓋亦顯其獄吏之尊 定讞之正也 但是夏莫斯科殺二十人
其他城市共約五百人 內有業醫藥者 以不欲佐軍 亦遭駢戮
凡九月前處死者 其罪狀則秘不使聞 九月後之處死者 據社會革
命黨『民意』報載 十月所殺千一百人 十一月百十八人 而『烏
亞魯沙』報(譯音)某某通信員 估計彼得格勒秋季所殺 在五
千人以上 亦均未揭發 意者尙羞其未能足事 郡尙有聲 而不敢
告國人耶

北俄之部

北俄地廣人稀 氣寒物數 居民困於治生 無心預政 乃其卡不

忍令其向隅。多遣繡衣使接巡。而以屠伯凱多魯夫長之。遠征此土。初抵倭羅格達即殺人數十。繫獄以三百。其他鍛鍊周內。所殺盈千。及駐節亞爾干日爾。則巧詆益衆。『伊茲瓦夏』報(譯音P. 65)載予所見者。十一月二號則殺三十六人。除某富人外。餘悉農工。次期三十四人。多爲非議新政者。又次期廿二人中。有亞爾干日爾市長郵務局長。旁邑有年甫十二之稚子。亦罹刑網。時亞爾干日爾號曰死城。『俄聲』報某記者。當一九二〇年四月。僑居該城。據謂當英軍退出該邑以前。已仇殺競起。入夏後闖城人悉呻吟於五刑下。予雖不悉其斬伐確數。但故時丞尉被誅者。達八百人。至柯魯穆葛雷區。則芟夷尤甚。據某報記言。九月中有一日殺人二千。多爲南方移來之克薩克人。及其地之農民也。此輩克薩克人。大抵適值頒赦令時移至者。今則繡衣使追踪而盡殺之。其在頓區庫班克里米亞。及

土耳其斯坦。亦多用此術。初令自白軍來歸者。註冊盡徙。一九二
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彼得格勒其卡。亦令波羅的艦隊校卒。登
岸註冊。事竣乃分閉幽室。派重軍押運北地。而此數千人之聲息寂
然。無由測其存沒者。厥後聞諸其卡之從者。方知此數千人。早歸
泉下矣。此外則潛殺之事。雖巧歷不能計其數。蓋既免彈藥之耗。
復省殲瘞之煩。一擊萬人。頃刻蕩寧。稽諸巨海。殮以波濤。赤豹
蒼鷹。洵無忝厥職也。

丹尼金退敗後

丹尼全既顛覆。繼治者即爲攤血海來臨之政府。以淫殺爲弭亂致
治之具。有投函 *Pashinya Novoross* 報者。謂此間民陷水火。朝不保夕。
搜檢捕殺。無日無之。網羅密布。無室無喪。所異昔時者。即巧
於滅跡。外人莫能窺其底蘊也。 *Obstojoge Dolo* 報。有自欺的沙歸之

某通信員語人曰：彼離赦時，該地除黑夜行刑外，已屠戮達七千人。每次殺人，爲便利計，以機關槍代刀鋸。有在羅馬尼亞界之將校千二百人，欲投柏里杜夫軍，因羅政府未允，渡得尼普爾河而被圍解其地，未覆案悉殺之。其時赦的沙，有一奇獄：五月五日夜，其卡戮囚時，忽聞禮拜堂之鐘鳴一聲，即下令收捕其牧師，判徒十年。後探知係人誤踐鐘繩致響，牧師方酣寢，且未聞鐘聲，但已定讞，不因其冤而赦之也。

黨軍佔地拉斯波爾時，盡繳守城兵械，驅諸車站。其家屬以爲將遠流也，扶老携幼，趨來一別，方執手咽嗚，抱子熱吻，而機關槍彈如雨驟至，彼無辜之家人婦子，避死無術，惟有堅握所親，任無情之熱彈，洞胸碎首，飲恨以沒耳。

凡此慘酷，無邑無之。克里米亞十二月二十四日殺三百。

特里那答 自一九二十年八月至一九二十一年二月 殺三百人 而待死獄中者 不知凡幾 庫班其卡 諭將獄囚悉數殺之 幸左右有庫蘇拉捕夫者 進言一得將判定監禁者除外 頁喀特里那答 有人於餘燼中檢得其卡文件一束 其中有二月所殺三百餘人之案卷 計上年十一月 殺一百人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百一十四人 是年正月二十四日 二百十人 二月五日 九十四人 而據自城逸者云 當八月中旬 武琅傑軍 由司坦尼查上岸攻城時 其卡下令 將獄囚盡殺之 二時死者一千七百餘人 而黨軍出發迎敵時 更威脅工人與俱 違者倒懸之於電杆 其駐卡麥湮坡多斯岐之黨軍退出時 將獄囚無論農民教員技師及故丞令 二百十七人 悉殺之 迨重佔該地時 又殺烏克蘭人八十八 更流一百六十四人於中部 其在洛斯托夫昂頓者 益殘酷無人道

Revolutionary Russia 報 曾略載之

日 黨人初據該城 即肆行劫殺 閭閻市廛 無一倖免 而對故吏
遺臣 及羣目爲中人之產者 隨時隨地擊殺之 復以槍射需時 易
用劍削 而縱火焚 特馬里斯開亞街之軍醫院 滿住重傷校卒 火
烈具舉時 受創者難以舉步 遂葬身於火窟 逸者爲數無幾 然亦焦
頭爛額矣 城中克薩克人 則咸被禁錮 任其宰割 彼達氏則率其
卡 終日疲於屠戮 一夜戮百人 助其卡治獄者 委曲生情 深文
巧誑 緩深固之罪 急縱出之刑 除構成謀亂 與匪盜兩項外 幾
不知法典 尙有他條文可誣也

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 原爲繁庶之區 自黨軍入據後 死亡山積 一時有俄
國京觀之稱 閩邑無聲 溝渠盡赤 據『維民』報之調查 黨人在該地
共殺人五萬 他報則有稱十萬 及十五萬者 何者可據 殊難臆斷

但縱殺月餘 其多可想見也 其於森佛羅波爾 殺千八百人 猶
奧多西四百二十人 哥爾則千三百人 至其殺人之術 亦精研不遺
餘力 蓋大羣駢戮 雖以機關槍之利 尚有傷未及死 負創而逃者
因區六十人爲一輩 俾射擊時 鎗彈可以普及 且易貫通焉 居
民有憐傷未及死而重遭慘毒者 陰援救之 以是喪其生者 實繁
有徒 始則屍骸俱投智井中 未幾井溢 乃盡驅囚出郊 迫其掘穴
穴成乃令其排臨穴前 悉槍射之 前伏後繼 井然有條 天曉時
逐一檢視 有一息尙存者 則以斧碎之 然後覆土而去 在哥爾則
黨人更作沉命法 謂爲旅行 其術以舟載囚 至海中沉之 登舟之際
囚之妻母 牽裾號泣 不圖觸黨人怒 竟槍殺之 死者狼籍 旬
日後尙見有雙目不瞑之軀 及堅抱死孩之婦 橫陳於猶太義塚旁也
巴拉克拉瓦與塞巴斯拖堡 遭禍之烈 不遜他邑 所殺男子 無

慮二萬九千人 婦女二百七十八人 又絞殺婦女八十八人 此亦推陳出新 以免雷同之法 且使死者得保全身 未始非逾格優待婦女也

一九二十一年

克里米亞一帶之民 既受奇慘 視黨人爲洪水猛獸 物換星移 而黨人凶焰 仍不稍息 以致鄉民少壯者悉亡 匿山中 老弱者留守 田園 黨人察此 堅壁清野之術 乃令編戶速召亡人 及期不至者 無赦 鄉人咸不忍召其子弟歸死 黨人怒 悉殺之 其對種粗族民 亦不令其向隅 八月聚而殲之 蓋誣其贖禮 爲圖謀不軌也

格林人以不肯降心相從 致南地喋血無已 業卡忒里諾達亂墻後 其卡思警其餘 殺人無量 復頒令四條 告誡其地與庫班區 以及黑海沿岸居民

一無論何村何鎮 不得藏匿白軍人員及格林人 違者棄市 全村連坐盧舍焚毀 財物沒收

二有敢輸助白軍及格林人者棄市

三格林叛族 雖亡匿山中 但所遺老弱 除助惡顯著 即時正法

外 餘悉嚴加看管 亡匿者如再有圖謀不軌情事 無分老弱盡殺之

四有殺傷蘇維埃一人者 誅九族 鄉里連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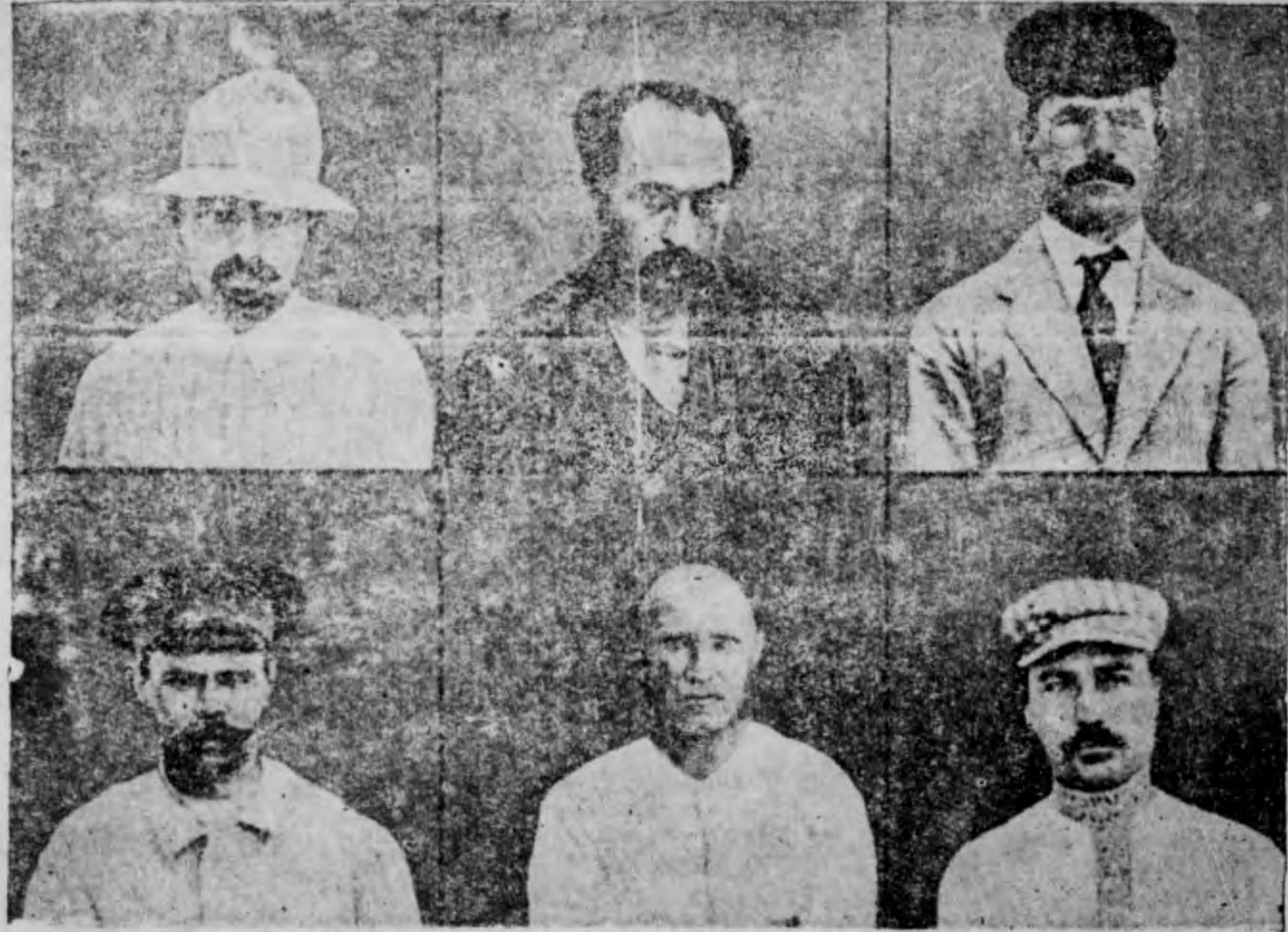
西比利亞及佐治亞人 自以僻陋在夷 黨人豈我爲虞 而事實乃

有大謬不然者 就巴統一地而言 據由該地逸出者云 自黨人降臨

後 殺掠姦淫之舉 殆徧域中 遭殺遺骸 盈城盈野 其中兼有貧富

老弱男女軍民各色人等 佐治亞人 與俄羅斯人之血跡 汚染墮垣盡

駭 其卡羅毒於該地者 爲馳名之彼達氏亞塔貝關夫及潘克拉杜夫



手屠之卡其亞米里克 (三)

三人中尤以潘克拉杜夫爲烈 彼在那金島 一日間曾手殺勞工士子百人云

各省之浩劫 既略述之矣 茲將其時中部人民之厄運 更略記之

據維司內克氏所著『黑歲』一書所載 一九二十一年六月一日中

莫斯科殺七百四十八人 彼得格勒殺二百十六人 哈克佛殺四百十

八人 業卡忒里諾達殺三百十五人 其中以業醫藥者 與國防局賣

藥 及財政部衛生局之胥吏爲多云

據五月五日 *Posle dn'ya Novosy* 報轉載公報稱 中部十二省 於一

九二二年 前三月中 坐法死者 四千三百人 而莫斯科一地 正月殺

三百四十七人 奧勒爾更有殘殺幼童之事 然此實非創例 蓋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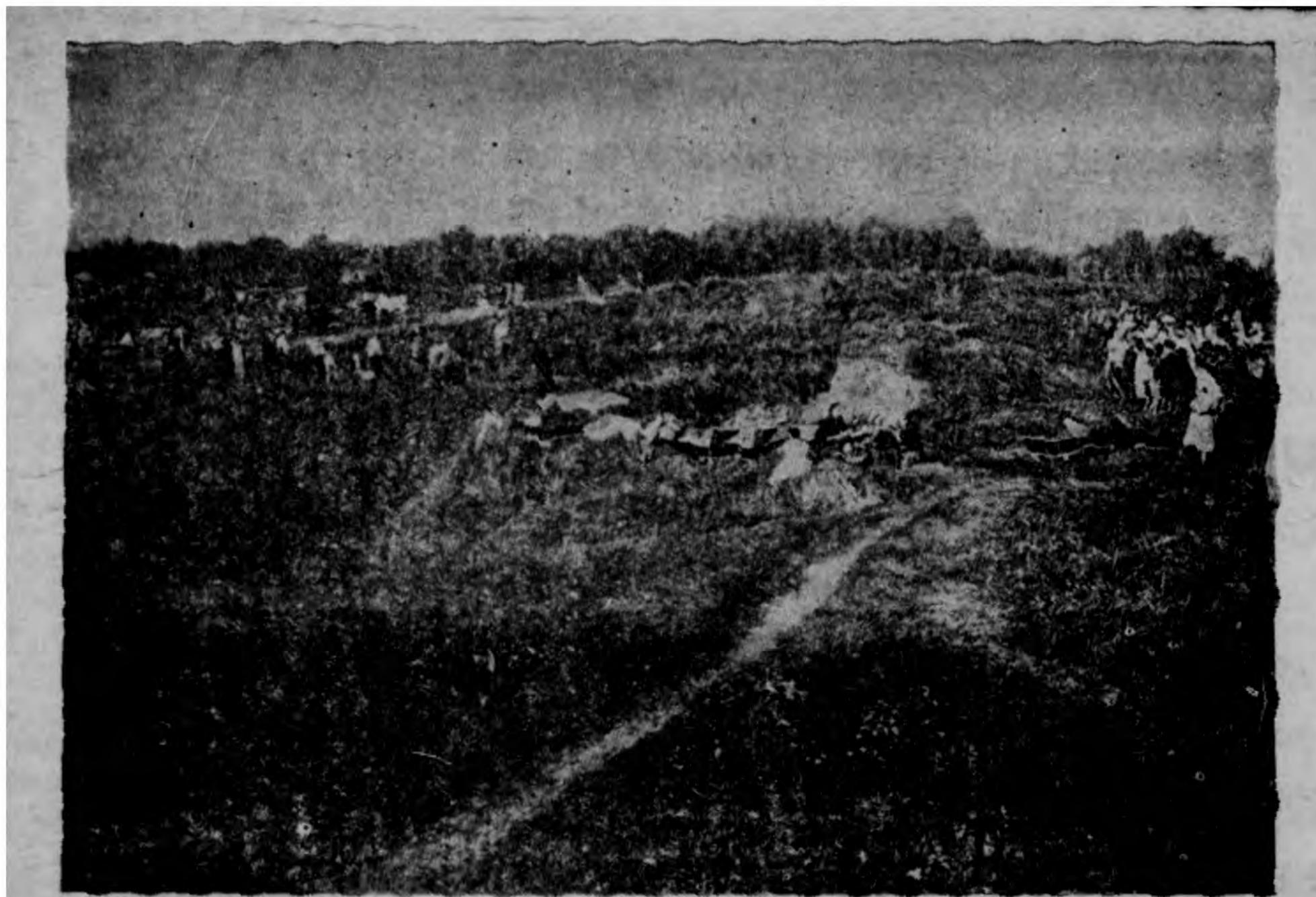
一九至一九二十年 自莫斯科慘殺童子軍 及網球會員之事發生後

已習見不鮮也 又是年秋 彼得格勒有六十一人 誣爲叛黨枉殺

喀琅斯塔得之暴動數十人 一朝畢命 而德國佛蘭克佛特塞統
一(譯音)報載 自二月二十八至三月二十六 泊彼得格勒海軍 有
三千五百人 忽爾失蹤 後有逸至芬蘭者告人云 此兩千五百餘人
業於聖保羅彼得堡 圍河冰上處死矣

夫落嚴霜於政教 揮流電於邦國 淫刑以逞 怨毒之積於人心已
深矣 又復培克不已 濫施淫威 民何以堪 政府不知釜底抽薪
仍殺人以逞 民不見可慰之政 惟慘戮是聞 饒資者宛轉於求破家
之刑 無罪者駢首而被不虞之罰 故以叛逆非議新法罪論者 空巷
捕殺 而民之謀變者益甚 嘻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 其殺人之
量 至使人無術以記之者 而克薩克人 遭慘死者尤巨 據可徵記
載 克薩克有一役慘死者 竟達八千二百九十四人之多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



狀形者害殘所之人黨激過掘挖內坑土克斯爾庫 (五)

或謂俄國之酷政 在今日已成强弩之末 然夷考其實 則又不然
雖某報載稱一九二二年 五閱月僅戮二千三百七十二人 與其卡
之化身格必烏之揭藥 一二月間僅戮二百六十二人 四月三百四十
八人 五月七八兩日 百六十四人 同日哈克佛省 二百零九人
省城百八十七人 彼得格勒二百人 其數信而足徵歟 即使所報果
確其殺劫亦足觀矣 班傑民者爲主教京兆 以婉勸汚毀教堂 及沒
收產業被槍殺 且連坐堂中教士 及教民無數 再就 *Poselina No*
vosty 與 *Golos* *Possil* 兩報 逐篇綜計 是年正月哈克佛教的沙各殺二
十五人 尼科來頁夫五十五人 哥麥八人 北高家索十人 帕甫羅
格麥米巴拉敦斯克各十人 森比爾斯克十二人 密克準婦孺六十八
人 麥力圖波十三人 頓區則陸軍司令全部 其中且有共產黨員二
人 克刺斯維維斯克丞令十三人 基輔之克薩克人 百四十八人

敖的沙之水卒 二百六十人 雖係明日黃花 亦皆紅禍之犧牲者

此外則有絕於政治無關 亦橫被慘殺者 如基輔有鐵路員三人

薩拉圖夫有平民四十人 因竊食賑災之麵包處死 有亞巴特夫者告

予明斯克諸城斬犯題名錄 徧揭通衢 一日予仰首瞻望 默誌其數

忽有予友牽予袖 引至僻巷 喘噓告予曰 名日易揭 有何足觀

設汝爲其卡瞥見者 汝命殆矣 蓋其卡每假心理測驗之術捕人

以爲非於死者有關 必不駐足以觀 則是引領而望者 非死者之骨

因 即其羽翼也

赤禍之在今日 雖曰告終 然俄土各城鎮之殺機 方興未艾 日

殺數十百人者 已屬司空見慣之事 而無術以詳記 茲將黨人佈告

一及一九二三年七月五日 佐治亞社會民主黨致該地共產黨中央委

員會 及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書各一則 錄之以餉讀者 讀者心領神

會一即可想見當時實況。其屠戮之數，更無庸鄙人贅述也。佈告之言曰：「告爾有衆，凡爾所知之基督教徒，叛逆及其親族，仇視蘇維埃，或非議新法者，及匿收叛逆者，俱密告於我軍持節於爾邑者，俾早芟夷，無使滋蔓，以寧我邦。」又有主張社會民主者，致共產者書曰：「溯自去冬以來，吾黨農工，遭汝淫酷，嗚恨以沒者，既達無量，其良懦迫而轉徙四方者，亦不知凡幾，乃汝輩殘酷之心，未已，更虐死汝同類於獄，或不案而竟置之死地，致死者遺屍塞野，白骨如山，生者五毒備慘，糜爛獄中，嗟乎，汝輩果別有肺腸耶！」

一九二四年

俄雖土廣民衆，但頻年屠殺，繼以饑饉，益以逃亡，業已十室九空，萬里荒涼矣。黨人宜有亞力山大葉落花孤之感，而翻然自悔，孰知若輩竟悍然不顧，始終如一也。德許班庫中尉，誣爲間諜而殺

之 克魯斯維基教授 譴爲間諜而殺之 工人罷工 圍而殺之
雇員偶語 收而殺之 哭聲震天 無奈其凌如充耳何 有自基輔逸
出者告予曰 目下黨人 殺興方酣 屠刀不放 微異於前者 即稍
知避人耳目耳 是以各地多易囚而殺 或刑人於隱 而滅跡之術
精妙無倫 凡人一經失踪 則此生即永別矣

欲結數年之慘禍 而綜死者之數 實屬難能 蓋黨人之行動極詭
譎 無由探測 幸有顧姆甯君之統計 得悉端倪 否則記波海中
惟有望洋興歎而已 如據其卡之分類報告而記 則殺主教僅二十八
人 傳教士千二百十九人 教員六千人 業醫藥者九千人 海陸軍
將校五萬四千人 士卒二十六萬人 警吏七萬人 學生三十五萬五千
二百五十人 工人十九萬三千二百九十人 農民八十一萬五千人
綜計僅百七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七人 實則不過十之一耳 顧姆甯

作文投登Bour報曰 自一九二〇年冬 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成立 其領土有五十二省區 其殺人機關 除其卡總部 特別支部 省革命法庭 各區巡行繡衣使者 及師旅執法處外 尚有各城鄉村鎮其卡支部 厥後版圖日擴 各種羅網 隨之俱增 若就共產黨一九二〇年之殺人數 計算每日殺人平均之統計表 則在故有通都者 其曲線當自一度直升至五十度 在赤軍新得通都者 其曲線當自一度直升至百度也 就極中和之平均計之 按每赤劫區 日殺五人 而乘以全俄千餘赤劫區之數 則全俄每年所殺者 爲二百五十萬人 則是自赤黨專政 截至一九二三年 六年中所殺已爲一千五百萬人 況每區日殺不止五人也

第四章 民變之痛

黨人縱殺之因 固多爲復仇嫉恨二者 然大半則爲以東溼薪之政

激成民變 遂不惜玉石俱焚 丹尼金記錄中 有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 至四月十七日 黨軍陷塔干洛格 記錄之如下 「自一月十八日夜 黨軍陷城後 即擬屠城 計二十日下令將武備學校全體學生繳械 該學生等要求繳械後 准其安全離境 黨人不允 是日除即地格殺者外 餘悉驅赴一工廠圍殺之 校役亦不免 大索民間枉死者不計其數 醫院傷軍 亦提出戶外殺之 其負重傷者 則擲殺之以爲樂 市民誣爲叛徒者五十人 縛而投諸波羅鐵廠大冶中 其他駢戮者極多 分骸斷首 狼籍途中 一任鷹犬之攫食 黨人敗退後 其地警吏始收瘞之 有助埋瘞者告人曰 所檢之屍 大都凌遲以死者 肢體皆解 無一全形 肝腦四塗 鼻耳盡割 甚至眸子抉去 齒舌無存 嗟乎 貧富之仇 竟至此耶 黨人每陷一地 以肆殺爲安民之具 其最甚者 爲庫班區之克薩克人 至村落皆墟



塔干洛格廠院中棄屍之一部

雞犬絕跡。業卡忒里諾達以堅守不下。故亦遭浩劫。偏卒皆被擄割。碎子或抉去。諾弗捷卡斯克。塞巴斯拖夫雅爾慘阿魯士塔。森佛羅波爾狄奧多西等。殘賊稱是。歐巴拖里亞黨軍入據時。將將門及富室八百。咸誣爲叛逆。盡收捕繫獄。『聖巴扞羅謬之夜』一書中有專寫其慘狀者。曰一囚既迫登餘皇後。殺機頓起。五毒備慘。身無完膚。而後縛其手足。或頂踵反接。或繫石頸際。一一投諸水中。死者之家。環立於岸。妻號其夫。母哭其子之聲。與波濤相起伏。淚粘血繼。暈仆紛紛。而凶徒則狂笑不置。繼而厭沉命之枯寂。乃臥囚艙面。以利刃削其耳鼻。斷其唇舌。或割其勢以恣樂。而待決之囚。聞此慘號之聲。莫不股栗齒碎。哭聲振天。僉徒乃鳴汽笛以亂之。有某軍參謀諾瓦斯基者。被重刑暈死。黨人乃以藥醒之。而投之於機室火爐中。凡斃一犯。歷時良久。是以此役。達三晝夜始

賊事也」克萊謝文斯基回想錄中亦謂黨軍佔領克里米亞時即備置鼎鑊釜鉞一時河流盡赤尸骨如山黨軍恣其淫掠居民處種感下莫敢誰何克氏書中更有記雅爾塔狄奧多西及森佛羅波爾事者謂當二月間此三埠皆有屠殺事但此役差強人意者即魚貫棄市尙無聚殲之舉然縉紳則皆在死籍中雖負鄉曲之譽者亦無倖免綜計約八百餘人云

黨人當用兵時每陷一地則肆殺無忌而敗退重陷則忿殺尤甚抉眸削耳分骸斷首甚且割男子之勢裂女子之陰慘酷備至哈克佛有年屆七十五歲之羅第昂主教剝膚以死丹尼金記錄有一九一八年阿彌涯慘劫一則謂七月間勃魯弗斯基將軍率軍抵阿彌涯時亞美尼亞人箠食靈漿以迎且將被害者悉行收葬及將軍敗退黨軍重來不啻彗星晝見爰將自波斯移來之亞美尼亞人

(二) 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在由立夫所槍斃
之牧師十九人之一部份之慘狀——



其(一)爲樸來敦主教——

四百名 試其新發於礮之刃 次則其妻孥 更次則俄人 計無辜遭難者 五百餘人 波斯民三百餘人 避匿領事館 亦逐殺之 其領事伊朋布亦同遇難 路克門所著『七十四日之赤治』書中 亦畧述羅斯拖甫一九一八年之慘劫 謂羅之壯者既坑殺無遺 而未冠之童 亦遭捕戮 蓄誣其爲士族或義勇軍也 嘻壯者何罪 孺子更何罪 英國白皮書中 有義駱爵士著一文 述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俄國東北部內戰狀況 謂黨人於吏民除槍殺外 更聞梟首凌遲 火焚水溺諸術 白爾姬與空谷耳 殺囚一役 大抵五六十人 且先被以酷刑 至毀身焦膚而後戮之 鄂木斯克無量工人處死 皆鞭撻至見骨後 令其自掘穴而後殺之 克歐克斯將軍 致英國陸軍部書有云 「在勃拉古維浸斯克 予見托布路夫之兵之被刑 先挾其雙眸 繼釘其指掌 周身千瘡百孔 糜爛無遺 獸狀至慘」亞路斯頓

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致布爾發爵士書云 一黨人之殘賊俄人 雖慘酷之土耳其人見之亦吐舌 七月間烏蘇里區戰時 見克撒克 兵皆被鬻割寸斷 不然則劈面碎首 抉眸斷舌及割勢 據傑薩大夫 謂 在基輔被俘之數百校尉 黨人皆令赤立大雪中 待其僵而後肢 解之 屍棄荒野 以果犬腹云 又後四日書云 一無辜良民之被殺 者 日以百計 官吏之被捕者 則以鞞帶貫穿肩臂掠治 具五刑而 後殺之 姦奪幼女事 日數十百起 格爾如有僧人二十五被殺 安 都魯尼克主教遭生瘞 死亡不可勝記 由以上各地之遭黨人賊虐者 各方所云 如出一轍 餘如愛沙尼亞 拉瓦 亞塞爾拜然 發爾 啟 衛森堡 伊力沙貝特堡等地 所遭殆無不同 吾人因是 推知 赤禍之橫流 黨人之殘賊 其步驟與方略 蓋早有成竹在胸 絕非 一時衝動者可比 且自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黨人即將一切公

法上之交戰條規 及國際慣例 盡顛覆之 而代以內戰新律 拉齊氏之言曰：「國內戰爭 惟有以吾新法爲鵠 卽夙曾爲吾敵者 不究其現時戰力之有無 宅心之向背 俱當殄滅之也」

第五章 士族之劫

國以勞農名 刑亦勞農被 豈勞農云者 亦有嫡庶之別耶 抑勞農既十九爲朽木 而復有優劣之分 乃汰劣存優 以代天擇耶 義駱爵士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 致喀松爵士之書云：「工人之遭荼毒 與農人同 去冬帕爾米鄰邑之穆杜維萊克 有百餘工人 因不嫌黨人之暴行 悉被慘殺 曩予於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 所集關於士族劫之質頗多 其後迭經搜檢 大多散失 今之存者 惟坦波夫省當安多尼夫舉義之顛末耳 茲錄之俾讀者得知士族劫所經之實況 原文係其地社會革命黨致中央人民委員會之備忘錄 按安多尼夫之

起義原因極繁復 加迫民役兵 苛斂戰費 沒收廟產 及黨人種
種暴行 民不堪命 遂致挺而走險 孤注一擲 故一夫倡呼 全省
響應 其文曰 「蘇維埃政府 以縱凶肆虐之旨 迭遣屠伯 率刀
斧手來臨斯土 吾民創鉅痛深 不得不嚙亘古未有之暴政 陳述於
貴會之前 當屠伯率刀斧手抵斯巴斯克區時 對我農民 不辯黑白
任施鞭撻 肆行殺戮 在斯巴斯克城中 枉殺我農民 肆居市朝
使我人民脅息股慄 更迫我人民與尸 立威鞭貫 殺戮之先驅
繫獄者自營塚穴 在克爾沙諾夫 縱猛獸噬人於獄中 在樸申斯克
燃巨炮屠民於通邑 復縱爾赤軍 劫吾民之財 災吾民之室 在
米其弗斯克 村舍化為灰燼 人民驅於森林 在奧斯杜洛夫 殘虐
婦人 生拔毛髮 輪姦致死 日有十餘 生坑農民 填山溢壑 凡
爾將領 昔皆盜魁 酗酒肆狂 草菅人命 爾既假其手以殲我族矣

吾民誓必殄滅之」

又有自貝特羅波羅斯克來者告予曰「自城陷赤軍殺機即起
盈城盈野無日無之」如再暴動立即屠城之令徧揭通衢
至各村則劫牛馬焚廬舍殺壯丁戮婦孺尸填道路斷絕
交通建京觀於康莊移沙塲于通邑其卡仍逐戶搜徵晝夜不休
斬擊號泣之聲遠聞數里闔邑會教無一幸存蓋當白軍入城
時適堂中鳴鐘頂禮而黨人認爲白軍奏凱也故盡殺之予以五
月十日離其地城雖少靜而鄉村則殺機正勃起也
二九一九年一月社會革命黨左派之公報詳載各地浩劫足供
吾人記述之資計都爾拉省之伊凡斯基區殺人百五十人嘎路加
省之米丹斯克區日七十人利森省之波勞斯克區三百人卡西摩
區百五十人斯巴斯克區五百人的威爾省城二百人斯摩梭斯克

之微利西斯克六百人。喀琅斯塔得有兩村。一殺百七十人。一殺百三十人。托木斯克之科立萬。農民五千人。奧發省公報載萬人。而私報載則有二萬五千人。勞工標準報某通信員謂。一波博倫斯克省之萊士古維其斯開亞。境內之村落。爲黨人焚盡。農民流諸倭羅格達或災區。財物沒入官。屠伯斯塔克率其刀斧手入其地。窮凶極惡。彼鞫囚時。輒以門隙墮囚指云。再觀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全權委辦團。於一九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之佈告。可知當時士族劫之大概矣。

一 易名者罪棄市

二 隱械者罪棄市

三 匿匪（指叛亂農民）者棄市 家族遠流 財物沒入官

四 匿匪私屬及代其營產者 與匪同科

五 匪誅而家族亡匿者 盧其居 產分給黨農
六 此令自公布之日施行

坦波夫之以血沉命 高唱入雲 洵非虛語 左派社會革命 甘君
在革命法庭 面斥之曰 「五千萬馴農 既隕身於汝曹 汝之繼
衣使及其卡 且槍夷五城 砲清吾野 既殲我農民 復遠流其家族」
肆殘虐以逞志 睹痛楚以快心 黨人之天性也 馬斯勞所著「革
命四年後之俄羅斯」中 謂黨人之殺囚 槍決則先令其自掘塚 行
刑令下 乃故偏擊以嚇之 斬則令囚三十人 一列 而先以刃雕其頭
杖則以鐵槌木槌 一擊而塞氣 前黨司法委員史丹勃所著「革命
之道德觀」中 有謂在倭羅格達之其卡 恒驅囚赤立冰上而撻之 哥
斯得羅烏省奧洛村民在獄者 因懼答 裂袖填背 而其卡乃易以銳
稜之鐵尺橫擊之 布縷深罅肉中 非水浸之不釋也 史波來登哪娃

夫人 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云 「當繡衣使及刀斧手初抵一村
即令村民匍匐以迎 且杖之曰 非是若輩不吾永念也 又在薩拉多
夫省徵糧時 每至一村則令悉獻其妻女」 史丹勃書中又謂 坦波
夫省之夏塔斯基人民 篤信伊康神靈 黨軍陷其地 大侮其像 擊
而曳諸地 民間之 空巷往求 黨人怒 縱開機關槍 頃刻盡擊斃
之 彼乃仰天戲禱曰 聖哉女神 若有靈 吾儕爲汝作犧牲
酷政施之於富人固極嚴 而施於貧無立錐之農工 亦莫不臻其極
一九二十年九月 喀山有六十名工人 代請減勞時 咸遭慘殺
故其後左派社會革命黨 提耳以告工人曰 勿過慶勞工日也 自十
月革命以來 黨政府殺我勞民者以萬計 凡我農民士卒 舟子勞工
俱當膠結無忘此痛也 予於搜集之餘 將一九一八年遭慘者分類志
之 然實僅千萬之一耳 由是而知紅禍不專施之於富人矣 而障衛

勞農之說 直欺人計耳

智識階級 千二百八十六人

農民 千九百八十八人

鄉村居民 四百六十八人

無業者 四百五十人

普通罪犯 四百三十八人

軍官 百八十七人

私人僕役 百十八人

海陸兵士 二十八人

有產者 二十八人

教士 一九人

第六章 非卡之暴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新生命報 載有德仁斯基對其記者談話
二則 謂「外間流言有我輩刑人干隱之說 實大錯誤 蓋敝部有士
師十八人 代表黨中央委員會及執行部 非士師僉同 不得判死
是則一人異詞 囚可保命 其謂吾人執法嚴者 或見吾人不循親私
有罪莫赦耳 至於罰不當罪 雖爲事所難免 然不佞今尙未有見
檔卷俱在 可覆案也 凡所定讞 莫不証據昭然 其卡內容 因
無可疑者也」 及該記者道及嚴刑酷訊之事 撒歧氏則謂全係子虛
吾人誥戒有司 嚴禁此術 外人不察 妄加臆度耳 彼爲此言
其誰欺 欺天乎

無情之處決

德氏所謂十八人會審 有一持異議 囚可留命者 純屬欺人之談
蓋其卡翰囚 常以一二人意 而定讞 而否決死刑之仁致 絕未出

諸其卡之口 至處事敏捷 言至法隨 誠屬確論 蓋若輩視人命若
草芥 枉殺無辜 何足輕重 又奚必須審慎案驗爲 若夫捕而不
訊者 實例外事也 刑人于隱 事實俱在 雖彼偷深痛洩漏 但亦
百口莫辯 當赤禍蔓延時 民人委員會曾請其卡公佈死囚姓名 但
其卡週報 則非載姓漏名 即舉名失姓 或竟捏砌假名 若無不可
告人者 何須如是蓋藏爲 中央尙爾 邊裔更可知矣 支加哥民權
報記者 曾叩齊吉林以死囚刑之於隱 秘不揭藥者幾何 及舊俄皇
族之生存之狀況如何 齊氏竟謂「正典刑者 其數悉佈諸其卡週報
矣 死囚刑之於隱 秘不揭藥之舉 俄國迄未有之 至於前皇族生
存狀況 則殊非予所知 特曾見諸雜誌 某公主現居美國云」其言
與德仁斯基 如出一轍 至謂定讞有可稽 則其供狀皆獄囚囑然於
械具之隙 而自誣也 至於嚴刑酷訊 與罰不當罪之實況 於前章

已言之詳矣。當葛魯丁長空谷爾其卡時，首先發表意見，謂決刑甚速，無須遲疑待供作証也。

黨報所披露棄市者之罪狀固甚多，但多係莫須有之事。「如莽言亂政者某某」「縱夫或子或兄弟作亂者某某」「辱侮黨員者某某」「非議新法者某某」「串結叛黨者某某」等類。其殺斯奇波金、亞佛路夫、瓦庫夫、亞斯脫路夫、歐古洛尼庫夫、其歐伊維杜夫、嘉瑞斯木夫、克乃西庫夫、諸名士，其罪狀則爲於其宅中搜得謀覆蘇維埃政府之據，及義勇軍之誓師詞，實則此數人者，終朝潛心學術，無暇涉及政治也。其殺拉薩律烏斯基與奧克托木斯基親王，則謂其希覆蘇維埃而建社會民治之政府，且預籌地方自治，改定國法與分配土地，不遺餘力。於奧克托木斯基親王，則更加之罪曰：彼欲師歐美總統之規，爲我國博物院之用，且欲借題發揮，投登白黨之報云。

有從軍於瓦那者 其母西紀司孟杜瓦氏 因接其函而判死 巴蘭諾
夫將軍 因在敖的沙攝喀得隣二世紀念碑之影判死 有因沉醉拾遺
途中 而判死者 有因私瘞親友之屍 及與人盟誓而判死者 至謂
其卡定讞 皆依實據 則敖的沙有一醫觸法 而以同名三人咸處死
莫斯科之利仁斯基總會 昔時軍人俱樂部也 其卡恐有異謀 不
加偵察 盡捕殺之 且連坐其同巷之民 以爲形跡昭然 無需再索
証也

虐心之痛

當予在巴塔爾卡獄時 識一醫博士 名毛叶洛夫者 彼之繫獄
自亦不知何罪 一日其卡逼其執役獄中 彼私心自慶 釋放有期
乃不一月竟棄市矣 其罪狀則爲彼曾隸民憲黨也 更有自彼得格勒
移來者 告予以陪斬之恐 談虎變色 餘痛猶存 蓋其卡每將死囚

囚裡反縛 押赴刑場 置身冷風深霧之中 使其飽受驚心落胆之痛 彼自分萬無生理 忽令押還獄中 常有已判死刑之囚 而故遲遲

令其遍觀處死之慘 復施以辭世之刑 有庫爾巴西那夫人語予曰

「予以賄救一將 遭捕繫獄 當未入獄之先 卽被解于行刑之窖

其處屍骨山積 肉腐血凝 男女橫陳 衣不蔽體 甚有一絲不掛者

予彼時股慄不已 齒擊有聲 而呼予釋衣之聲 凶厲可怖 斯時

予不敢逆命 扣緩衣釋畢 復令予伏地受刑 此時予生機絕望 惟

待刀鋸之臨予身 乃屠人手忽囑予曰 興 是亦足矣 卽送予入獄

中 達維杜娃夫人更告 彼有女友某 與其壯夫幼子 同解刑場

夫與子皆處死刑 彼獨遭赦免 而充移尸掃血之役 當其移夫尸掃

子血之際 肝腸俱碎矣 彼押解時雖泣不可仰 而鬢髮如雲 黑光

似漆 回獄則首如飛蓬 梨花滿樹矣 甚矣慘痛之傷人也 葉卡忒



手屠女男之達諾里忒卡業 (二)

里諸達之其卡 多惡作劇 有醫士某 迫自營穴後 閉目待死 槍聲一發 頓然昏迷 其後蘇醒 撫模之無傷跡 始知虛槍嚇斃之也

又派杜格夫斯基者 被押刑場 觀其妻及十歲幼女之處死 待已身就刑 則毫無痛楚 蓋亦以空槍恫嚇之也 但其人自是癲矣 予見「其卡」一書 載其卡殘酷 身心兼施 而尤以藥卡忒里諾達其卡爲最甚 有時迫囚人仰臥 令數健卒分持其肩首力曳之 待頸血膨脹 乃另人持巨槌重擊之 必口鼻突血而後已 又有丹不魯維斯卡亞夫人 以代藏其親族軍服而收繫 殘虐備至 嗣又聞其代存多珍 乃逼其吐出匿處 夫人誓不承 於是酷刑重加矣 先盡褫其衣禪輪 姦之 繼加鬻割 且鉗爛其指 卒吐出藏珍所在 始殺之 比尋其所指地 不過針戒數事而已 在高家索諸村之其卡 訊囚時 令滾釘板 久之鏽入血中 身皆潰爛 利萊文氏曾被此刑 逃出後數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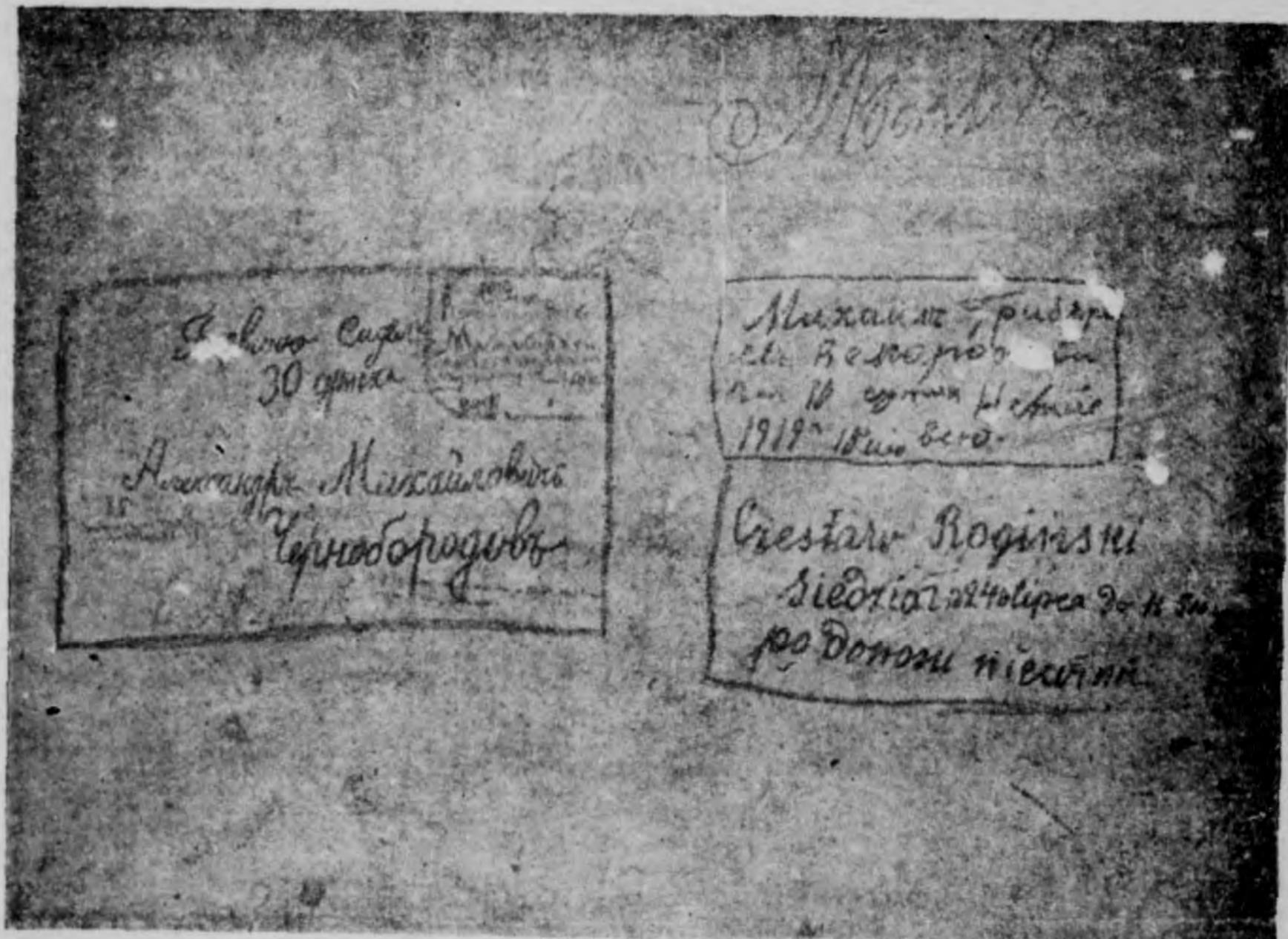
瘡痕宛在也 阿馬涯之其卡訊囚時 以革帶蒙囚腦 兩端加以鐵
鑲而緊扣之 痛澈心髓 誠酷刑也 Dog 報亦恒載其卡酷刑 如皮
阿提哥斯克之其卡 每先釘囚指 而後鞭之 或反錯指甲 而生割
之 在森佛羅波爾者 則刑尤慘酷 以水注腸 以火燃勢 在察里
進則用砲烙之刑 復施以鞭撻 或以倒剪之罰 而折其雙臂
亞烏布土之藝作 記載其卡酷刑者甚多 在敖的沙地 凡鞭撻
椽黥 倒懸無不備具 而倭羅利達更有盛囚袋中 浸置冰水者 富
魯金哪夫人告予 在特由門有老農被捕 當決刑時 故上下其槍
迫之曰 速告汝子所在 否則先折汝手足而後殺 老農拒之 果折
其手足 折而後殺之 在諾倭赤卡斯克者以兩槍置囚口中 一聲號
呼 齒牙盡落

薩印庫者哈克佛其卡之巨凶也 其殘虐世無比倫 一日刑訊一少

(八)

哈科佛其卡之指揮官薩印庫即一著名屠手及行酷刑者





囚犯在輔基監牢牆上所書之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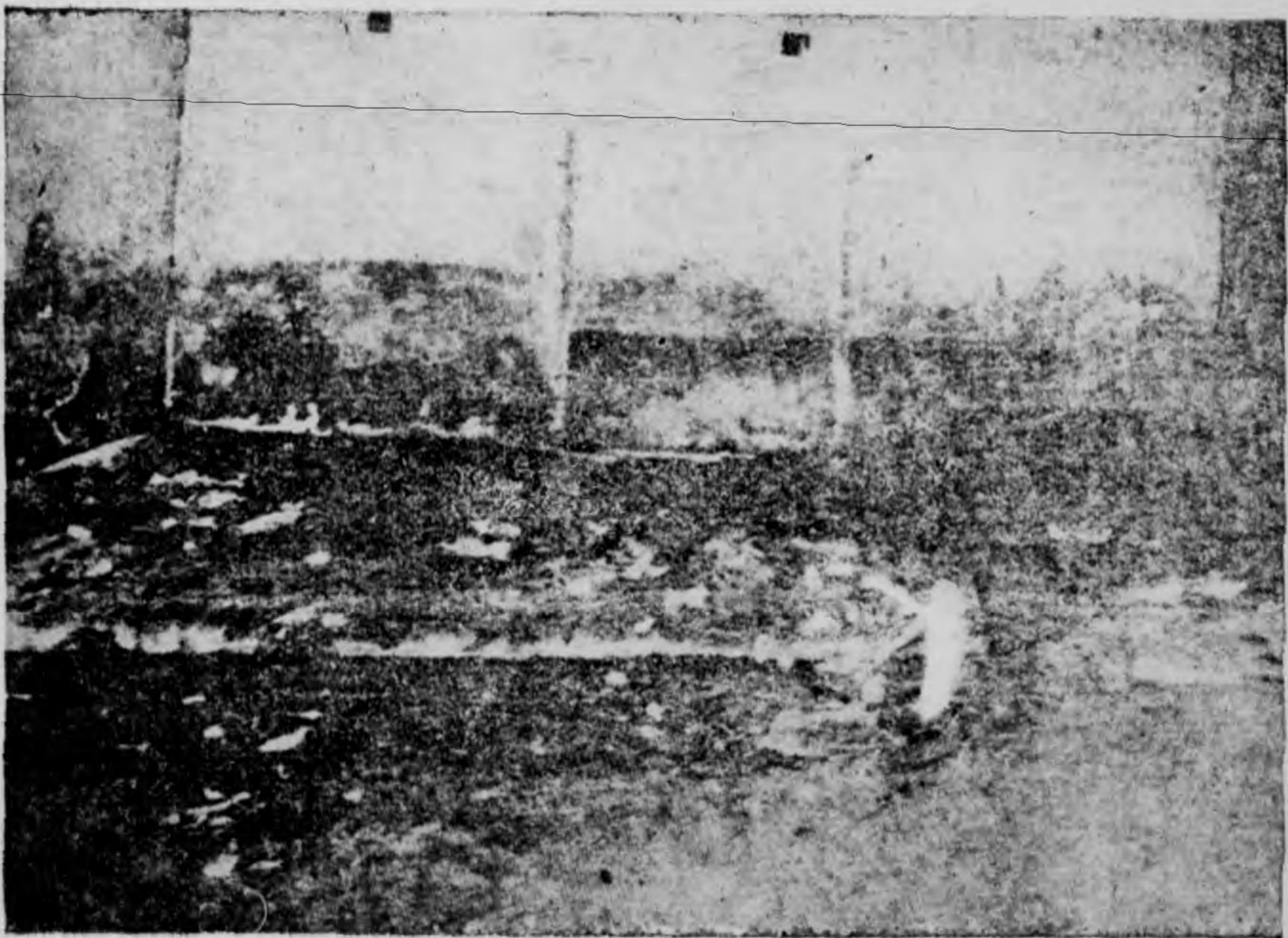
牢囚之謝也其夫 回獄時身已廢 左眼陷 眼輪盡黑 右頰骨擊裂
前齒折碎 肩骨剔出 背傷二十七處 其同獄之白魯其金 則不
勝刑而死矣 據謂彼僉鞫囚時 慣施刀攙之刑 有在獄之某君告予
一夕薩氏率一沉醉之紅軍至獄 將皮山尼其尼歐岐潤克白琅索夫
三犯提至院中 裸其體以利刃刳之 號呼之聲 可聞數里 事畢二
儻身盡血 至獄問衆囚曰 見此血乎 此即逆予黨之血也 至於心
之痛楚 可於哈克佛獄囚所刻絕命詞見之 其詞多爲 一予被拷四
日 不勝酷刑 而自誣矣 一予被刑八百次 身皆腐爛 一三月六
日七時 予被殺時年二十三 一慘酷地獄 來者其棄生望 一酷刑之
下 何求而不得 自誣祈速死耳 丹尼金考察員是年六月中 得至
該刑害 見地草沒於血 門壁彈孔皆盈 復有頭皮血跡塗附達寸
筲隅則帶肉之髮 連筋之骨 狼籍其間 腦汁淵停 肝腸邱集 折

指斷齒 握之盈掬 其考察京觀之報告謂其最慘者 有一屍肋骨斷六根 前胸熱鐵燒傷十七處 後心一處 一屍全身骨節盡碎裂 殆似生前遭重物軋死者 又一女屍斧傷七處 槍傷一處 且係生瘞者 此考團更見有沸湯沃死之屍 與生被軋碎之體多具 雖其卡於殘賊諱莫如深 而事實昭彰 又將何以自解也

當丹尼金義勇隊克復哈克佛前 該地其卡 無暇延施酷刑 乃思將獄囚盡殺之 據尼羅斯頓斯基謂 黨軍退出後 凡其卡所據之處 數里內無不有屍體櫛比 獄中尚有傷未及死者 然亦遍體糜爛 甚至肢骸悉廢 惟舉其無光之眼 向人呻吟 求速死耳 尼氏更有述屠宰房之報告 文曰 其卡用作屠宰房之地 其先爲一汽車公司 室極宏敞、四處咸堆集亂髮、骨節、膏血、肝腸、天寒凝結 歷歷可數、壁上刀痕彈孔、星羅棋布、腦汗皮肉、雜塗其間、室之

(十)

一馬車行之牆角，該處即為基輔其
卡之一，囚犯等均在此處槍斃，地



版上陳有碎腦骨，凝結腦髓，等形
狀狼藉不堪，

中央有大穴一，寬深及丈，長五倍之，有全屍百二十七具，半浸血
淵中，痰癰者骨皆軋碎，喪元者非刀斬乃力振殊者，室後土塚，容
屍八十具，有裂腹者，有肢解者，有耳目鼻舌遭抉割者，有被鐵杵
穿胸者，有口腔含土生埋者，無刑不備，花園之隅，有擊碎頭顱
截斷手足，婦人之乳，男子之勢，山積，嘻，是不知取自若干人之
身，而暴露於此也，死者兼有老幼男女，且有一女屍，胸前擁一未
毀齒之孩，同飲一彈者，蘇羅金中校，釘死於一十字，虞凡壓骨
夾腦，裂身，釘背之具，雜陳各所，而鼎鑊刀鋸，鑽鑿，斧鉞，
鐵刷，鋼籠，銅柱，熨斗，石鎚，鐵鉗，軍鞭，火炬，罔不悉備，
皆肝腦狼籍，膏血淋漓，見之令人齒擊。

其七嗜殺之性，各地皆同，而虐囚之術，則隨地而異，如哈克佛
恒用剝皮擠腦，窩羅兀斯則多施鋼籠梟首，或釘桶淨身，察立進與

卡麥新則喜以散骨之刑 布多窪與克里明然 則慣用碎身之具 業
卡忒里諾斯拉甫多施車磔 敖的沙則每行火焚 其他或用絞盤以
裂體 或以沸水煮其身 基輔則生瘞待蘇 重施拷掠 有自從基輔逃
出某女士告予曰 一予先遭鞭撻 繼受鎚軋 十指皆裂 痛極而暈
醒則明月高懸 萬籟俱寂 摸索瘡口 忽觸人身 視之始知傍予
而臥者 悉爲突目咬牙 血污滿面之屍也 而死者復多素識 不禁
悲從中來 後念與鬼骨爲鄰 悚然震恐 但覺陰氣逼諸眉際 恍如
魂離軀矣 一 社會革命機關 更洩黨人在喀瑞斯基之虐刑 謂彼
處常置囚於蒸汽室中 使其陰血周作 張脉憤興 旋驅之赤臥雪地
或浸諸冰中 使百骸俱縮 化爲凍人 馬士路夫所著『俄國革命
之四年』中 有謂奧勒爾省黨人 嚴追苛稅 化人爲冰之事 數見
不鮮 阿爾干日爾省 更有因商人特稅之未清 而迫其赤足立于灼

鐵之上者。寫羅尼斯且有農民以無力納稅。而倒置井中者。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Time* 報載佐治亞及高加索各城之其卡。捕禁之於陰濕地窖中達數週。晝絕其飲食。夜臥之於泥血中。或更移片冰籠逼使服勞。不從則益有肉刑。必屈服而後已。社會民主黨員拉考把的君。即身受其酷者。逃出後始暴之於世云。

淫刑以逞。黨中人亦有非之者。如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Isvesti* 黨報。有其黨員投稿。謂「予之被捕。殊出意外。蓋予因誤入一犯造廢幣室中。而遭收繫。予入獄十日中午。無人過問。惟見酷刑之施行。幾使予知覺俱失也。」又其年三月 *Pravda* 報載發拉的麥之其卡。以利針刺囚足中。而曳之繞室者。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News* 報。載鄂木斯克其卡韋因。鎔火漆傾囚身。乾而揭之。膚肌盡脫。 *Sovetskii* *Yevreiskii* 雜誌載「去夏斯達佛羅波爾

省法院 因流言孔多 派員調查各地司法實況 據該員之報告 除鞭撻倒懸及他刑外 尙有窒室凌陰 及軋房多種 窒室者 室長三武 寬一武有奇 珂坎不平 室外具烈火 熱透室中 每次以十八人爲羣 胸臂緊貼 充斥室中 而室小且炙 空氣毫無 不能呼吸 四十八小時 達七十二小時內 斷絕飲食 洩溺皆立行之 維直曼夫 人 曾受此酷也 凌陰則室較寬大 先注水於內 使壁地成冰 然後以梯送囚入 戶牖全無 俾囚無所避凍 復自上時以冷水澆之 軋房者 房置軋人具 推囚入軋之 骨肉皆碎 或以刃剔出其骨 輕罪之流 亞爾干曰爾一帶者 亦不輕縱之 其地隣冰洋 不令囚衣蔽體食果腹 故罹疾者十居六七 而解卒頻以之作試槍之候 致死亡之數 無所稽考 亦無人窮究之也 其在彼得格勒者 亦慘酷 備至 有西伯林君者 密函予曰 一在彼得格勒獄中 除鞭撻外

尚有滾丸之刑 痛澈肝腸 求死不得 而鞭痕則陳陳相因 痛覺全失 但噴血不止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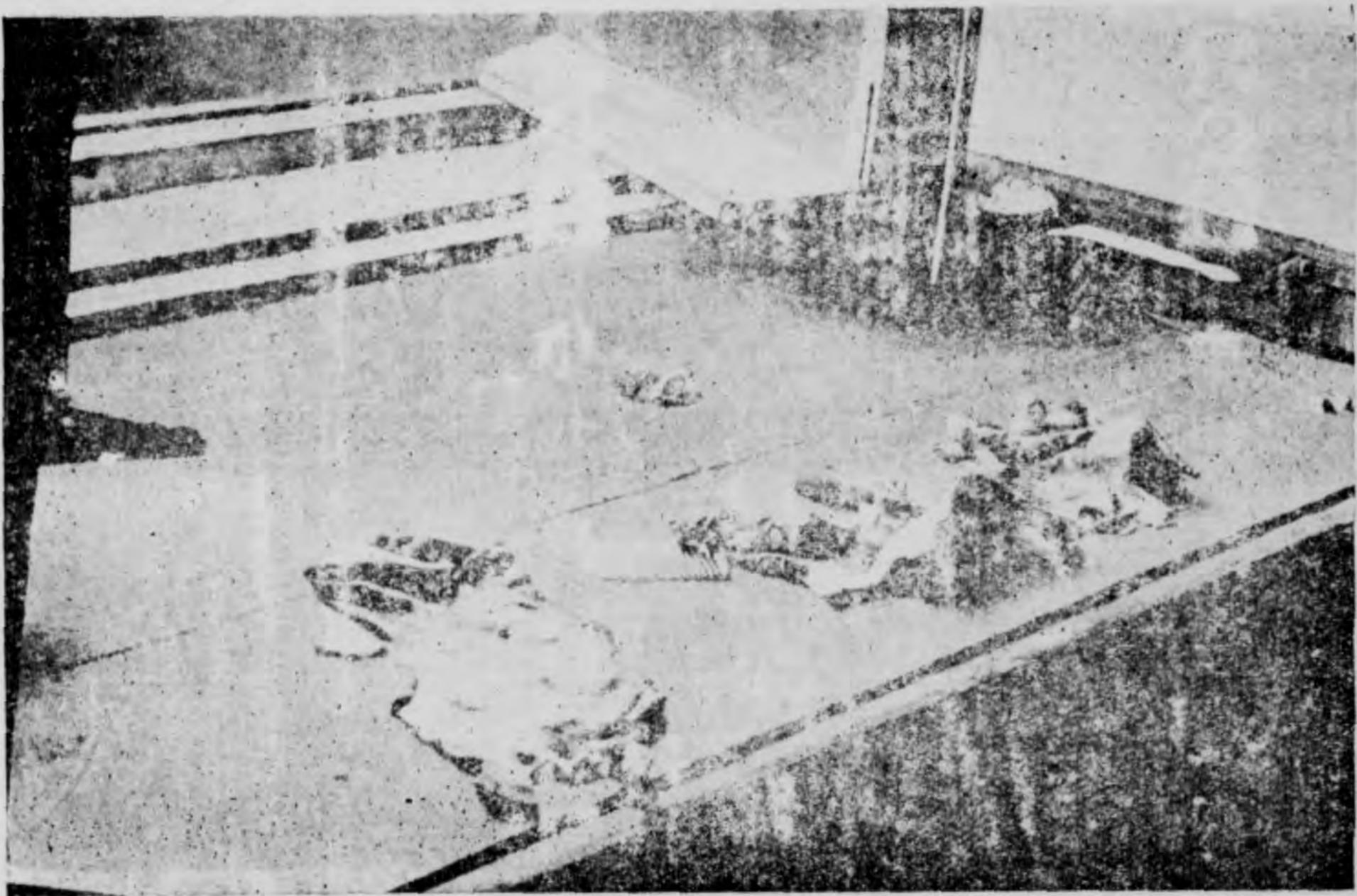
屠手之成績

屠人手薩印庫之殘暴 前逃之詳矣 而其助手愛德華 則更以殺人爲消遣之具 蘇克律林君告予 愛氏常雜坐羣囚中 言笑宴宴 忽舉槍殺囚 而言笑如故 阿武布士 嫻于赦的沙獄情 告予其地其卡領袖柯林陳庫 以殺人爲戲 嘗於其誕日 自獄中提選肥碩之囚三人 伏案前 自提槍以次射之 以爲慶壽娛賓之戲 阿氏謂「予至亞斯塔酒樓 見屠人手瓦斯卡語人曰 某日殺囚若干 對某囚如何殘虐之 一日殺某兩富翁 該囚如何悲痛 如何泣懇 但予（瓦自稱）終盡吾革命之天職也」阿氏謂更有屠人手名約翰遜者 其殺人也 喜先剝其膚 或先迫其吞食蛇蝎 如此慘殺虐待 固非約翰

孫一人也 一九二一年 黨人在莫斯科舉行展覽會 陳列中有人手全皮 名爲人皮手套 雖附簡誣白黨所爲 實則薩印庫約翰孫輩所爲 早已舉國皆知也 而約翰孫之姘婦烏拉多刺 亦敖的沙其卡健者 不三月手殺達七百餘人 皆五毒備慘 而非一擊絕命也 從哈克佛莫斯科森佛羅圃爾等其卡 更有獵人劇 其法縱囚郊野 誘其自逃 比衆犯羣奔 乃槍射之如獵獸然 此爲法著作家敖地昆所目睹者也 其在莫斯科之屠人手 以麻巴刺巴判誇塔夫與蘇庫夫爲最著 彼處設有死舟機房 既殺囚則盡取其衣履財物 口之金齒亦必鑿而取之 此外女屠手 如波拉斯提哪梅細庫斯庫娃等 多爲妙齡女郎 日常佩鞭持槍 來往獄中 人盡可夫 來者不拒 故樂其職如天使 *Голос России* 報載波拉斯提哪梅細 一九二十年夏 在亞爾干日爾狀 謂於繫獄者之外 尤重視其前夫家之宿仇 眦睚必報

(十二)

過激黨人離去後，在哈科佛一行
酷刑室內所見之由人手上剝出之



皮及『人手套』之形狀，



各 地 著 名 之 男 女 屠 手

姻親隣婦 慘殺一空 或擒而生磔於射侯 或繫馳於馬尾 其在
索羅維斯基 則助夫縱凶 致全城呻吟於其慘毒之下 計其手殺者
不下六百人也

奧內赤亦有一拉特種之女屠手 具獼猴之面 秉豺狼之心 居民一
聞其名 膽爲之喪 他如業卡忒里諾斯拉甫 塞佛斯塔波爾 律賓
斯克等地 無不如是 誠人類歷史之耻也

物不傷類 天性使然 彼既別具肺腸 天性早已汨沒 尤恐良心偶
發 致氣餒於殘賊 而一切慘毒之行不厲 故酗酒以助之 因之過
醉致癩者綦多 其在不可救者 則殺之 其狂而能肆毒者 則益肆
其狂殺矣

女犯之待遇

其卡之辱虐女囚 尤令人髮指 在庫魯穆哥萊 凡炊爨 澆灌及

其他賤役 其卡皆逼獄中女囚爲之 狡嫻者更加以非禮 刀鎗鼎鑊之下 無所擇告之柔弱女子 不得不默受其辱 一日某婦因抗拒擾其卡之怒 立槍殺之 更有某女生 初不欲 而同獄者促其行 懼觸其卡之怒 而蒙池魚之殃也 庫班其卡 亦將當姆勃羅斯卡業夫人始亂之終殺之 且有裸女體于衆前宣淫 而後殺之者 徹爾尼庫夫 有某將軍之妻女 處死前輪姦之 最近有某婦自倭羅格達逃出 投函德Amark. hicheky Yeatnik雜誌 謂「女監吏某 一夕密告衆囚 善自戒備 蓋其卡恒於昏夜來此縱淫 多恣狂暴 且有惡疾 不早戒備 殊難幸免 予憶某婦在莫斯科拘留所被汚于一赤軍 事後赤軍告人 其婦因求一飽于彼 而矢身也 然則獄中之苛待 亦可想見矣 在庫班有巨凶沙拉業夫者 肆殺克薩克村人 於斯伐屠戮之餘 更縱其獸慾 每見稍有曼容者 必營得之 不得則徑捕其父兄家族

獻女即生 不獻立死 以是求無不遂 村民不敢言 而敢怒也
有某夫人與夫同收捕 其卡謂之曰「予愛汝之美 而憎汝夫之拙
予初欲釋汝而殺汝夫也 汝令而遂予之欲者 予則俱釋之」夫人
雖怒不可抑 但以曲全夫命 不敢任性而行 乃歸而商諸同獄 僉
主從權脫夫於險 夫人不得已從之 孰意彼凶既遂其欲 復殺其夫
又某夫人 因夫前任軍職 同權繹綫 其卡士師 亦以前言誥之
夫人不得已允之 其夫出獄 即亡命他邦 士師遂據有其室 厥
後夫人泣告其友曰「予與仇人居 常日夜切齒腐心 惟予夫既逃
亡 三子俱弱 欲復仇計無所出 事出無可奈何 他日當奮不顧身
一雪此恥也」在克里米亞之水兵 有擁婦至五六人者 此輩多爲
待死之囚 及逃軍之質 儒者忍辱以養生 烈者自裁以全節耳
彼輩更強污獄中決死女囚 未終朝而囚竟棄市也 基輔其卡之從者

無不擁有數姬 所倫者 殘極且淫之凶 更喜逼姦 甚至白晝肆其
獸行 毫無忌憚也

士紳之塗炭

自赤黨得勢以來 凡士紳之室家財產 幾視爲囊中物 而欲悉

滅之 *Revolsionnaya Rossia* 報 十三 十四及四十三期 記載業卡

忒里諾達士紳一九二一年之遭厄 謂「一夜縉紳 商人 醫士

教員 舊官等之室 俱有黨人及赤軍闖入 入則悉縛其家人置戶外

彼則負匱揭篋 擔囊而趨 並挾其家人去 或投之獄中 或流諸荒

域 次日闔邑士紳絕跡 其所劫衣物 僞爲分給工人 實則徧市中

皆有此項衣物之出售也 一其爲此也 於人則謂爲貧富之報復 於物

則謂爲納貢 至納貢之義 毛萊維夫一九一八年在沙訓士紳曰

「予軍徐來致敵軍壓境 汝曹聞其金鼓之聲 以爲有來蘇之望

予實告汝 設予離此土者 汝曹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 今期汝三日 貢盧布千萬 違者繫石沉海 且流汝家人於窮北 次年五月十三日 黨人大索富民之餘糧及財物 令曰人給衫褲及襪各三 餘沒入官 當時目睹者之畢什克罕諾夫君自述謂 二十三日 業民奔馳 秘藏珍貴 予思一日間 而索數十萬人之財物 勢有不能 故予但將財幣藏之室奧 孰知是日因貧民抗索巷戰 而黨人乘機率無賴逐戶大掠之 並衫褲亦不遺也 又在哈克佛時 亦遭此厄 但黨人蓄謀已久 意在富家 彼時則按圖索驥耳 餘悉任亂民自掠也 據麻高萊氏評黨人敖的沙之失敗 純因大索激公憤 蓋索彼處 雖下戶不免 意謂富人之珍 盡藏之於下戶也 而黨人不別貴賤 一網無餘 是以工人貧民 挺而走險 孤注一擲 黨人憤技 先責責金 繼以大索 敖的沙前已下徵五萬萬盧布之令 其限期爲二十四

小時 在瓦爾的卡夫克斯 見有婦女安步者 卽擒赴醫院充役 塞
巴斯拖堡士紳 悉迫充掘溝啓穢之職 男子之振領 女子之整冠者
悉以赤軍督其服勞 或勒充軍卒 此輩素不嫻於勞力 難免覆餗
之虞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豈復顧其手胼足胝耶 婦女則多迫其灑
掃軍壘 或監軍貳室 此曹生長綉閣綺幔中 靡衣玉食 終歲以言
笑燕語歌舞安步爲事 一旦迫充此役 非徒污穢難堪 且力不勝任
因之其卡督責益嚴 怒斥鞭撻 無所不臻其極 其最虐者 爲專
選妙齡女郎 冀除更衣室 手滌溺器 其涕泗滂沱之狀 至可憫也
基軒之搜索 據史丹勃君謂 毫無標準 往往踵隔鼎食之家 過門
不入 而襲屨繩樞之室 雖百結之衣 一宿之糲 亦爲囊括以去
彼達氏與基輔 [Investin] 報記者晤談 謂「予今告君彼得格勒之大索
其效果殊有出人意表者 彼處工人一聞此令 忡舞樂從 一時男女自

斷加入者計二萬人 足徵衆意所歸 論非過舉 而彼輩繼從公
成績卓著 蓋大索中搜得炸彈二千枚 望遠鏡三千具 指南針若干
枚 他軍器共三四十萬 可知謀不軌者 大有人在 往歲基輔不寧
其民多乘隙陰貯糧米 希求厚利 干國之紀 今幸爲齊民發覺 尙
未僭越致亂 若不深誅窮治 不足以威國法 而禁奸邪也 一次期該
報即揭表誅戮積貯糧米 希圖射利之百二十七人姓字矣

第七章 流徒之哀

夫法治國家刑人必當其罪 蓋罪有重輕 刑有差等 絕無任獄官
之縱殘賊也 即舊俄諸帝 挾獨夫之勢 以殺伐爲威 亦必證據昭
然 方加刑戮 士師獄卒 不敢濫施私刑 任意虐死之也 蘇維埃
則不然 法無定律 士師得以鍛鍊周內 罪無常刑 暴吏得以自由
處決 故斯波瑞唐諾娃夫人曰 一今日囚所身受者 實帝制時代西

比利亞礦井苦工之所未聞也。令囚徒與骨肉之屍，強婦女充污穢之役，已爲獄中定例。復迫縉紳士族，襲儒服戴高冠，起穢自臭，填納溝中。稍事躊躇，鞭挺立下。亞爾干曰爾流入五千中，死亡達三千五百人。解卒肆虐濫殺，蓋其心目中，久已未嘗以人類視之也。彼得格勒哥羅克后瓦亞街之拘留所，有殞宮之稱，蓋以縱不一尋，橫未半尋之幽室，而塞以八十四人之身，非人人如尺蠖之蟄伏，濕薪之束積，其能容乎。而獄卒必打投之，使充塞達稅檝而後已。故先至居下者，雖身未被刀劍之刑，然不骨拆而亡，必氣窒以死也。尋帝代獄章，雖係死囚，食必實腹。一九一八年，莫斯科名獄囚給飯七兩有奇，而囚得食者不四兩。雖間有蔬食藜藿，亦皆顏色屢變，臭腐不堪。雖饑火中燒，亦不敢下箸掬飲也。厥後雖准豪饈之納，方肉寸藪之餉，然至囚口者，不過殘骨餘瀝耳。獄囚食既不得一飽。

而冷室復列比下泉。尋常溫度不踰四十度。甚有低至三度者。諸囚無衣無襪。如處淩陰。瑟縮終宵。負冰取暖。有權重疾者。亦任其呻吟。而無人移之診室也。

姚都維治夫火。於一九二一年秋。自莫斯科流于北狹溫斯克區。其

自述經歷云。予抵倭魯格達。時已深夜。其地獄卒。將吾人更番搜檢。衣物咸羈留。雖一甌亦不與。入獄時情極可怖。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獄黑如漆。臭氣襲人。久之始微見有形似鬼物之人約四十。雜臥糞溺中。其情況非人世所應有者。屏息待旦。天明略有曙光一線。食時塵羹土飯無術下咽。臭魚一盂。至今思之。猶作三日嘔也。後移維亞得加獄。室稍敞。亦稍潔。同獄四十左右皆婦女。蓬首垢面。衣皆百結。予晝爲湯火釜中雞。夜爲蟻鼠俎上肉。輾轉不寐。度日如年。益以哀聲四起。觸耳驚心。蓋罹病者孔多也。至此獄

之食 更不堪言 綠糞一甕 毛血四溢 且有敗皮腐炙 載沉載浮 予雖饑腸雷轉 一嗅而腹已果 然孰知同獄者 則狂飲大嚼 如填巨壑 頃刻一餐皆盡 涓滴無餘 蓋非鯽且甘帶 鴟鴞嗜鼠 殆因飢者甘食 渴者甘飲也 一九二十年十月十九日 有所謂縉紳士族者一輩 自莫斯科解赴業卡忒麟堡 其中多知名之士 有述其程者曰 一、一輩九十六人中 以年達耆老者爲多 是日適大風雪 赤軍於晚八時許 押赴車站 至則無車可乘 乃佇立風雪中以候 夜一時許 又解來三十餘人 係同解赴安都魯尼維斯基者 三時登車 次晨十時發軔 其必迫令前夕赴站 鶴候雪中 致衣物俱不暇携 誠大惑不解者也 此役予儕而外 尙有解赴他處者 與共產學生及備補員 綜計約千五百人 途中聞此輩學生及備補員 均係新入黨者 且見習期畢 即可補官 不知何爲 竟隨吾人俱流於業卡忒

麟堡也。黨人興獄。雖三歲嬰兒。九旬黃耆。亦收擊獄。不詳俄國現狀者。殆莫之信也。予在巴塔爾卡獄時。即親見之。其一老者。龍鍾昏曠。竟日之爲間諜。幼者痴憨無知。乃謂其爲罪人之後。竟隨其父母入獄矣。

據內務及司法委員之報告。截至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政治犯之流放者。一萬零六百三十八人。現仍在獄者四萬八千八百十九人。此僅爲中部之統計。實則自一九二一年後。流放者與日俱增。蓋凡前代配流之地。如土爾其斯坦、羅馬尼亞、西比利亞及索羅威士基島。均早填溢。餘如北冰洋邊之波塔門斯克、窮髮之北、萬里荒涼。亦均爲辭親別友之流人醫集地矣。在索羅威士基島者。一萬給田二畝七分。督其耕種。稍不如意。殺戮隨之。舉凡人類未有之殘暴。無不盡力而爲。第三十一號(Revolutionnaya Rossi)報載。

來函云 索羅威斯基島上一制度 較異於帝代西比利亞鑛井者 卽爲
解卒降官 僉爲黨人之觸法者 罰至荒島 帶罪立功 該島遠居世
外 彼輩益無所忌憚 流犯抗拒無力 呼籲無門 惟有抵首下心 強
忍飢渴 晝則袒背受鞭 充十四時牛馬之役 夜則縮身臥穴 飼無
量數蚊蟲之飢 島邊有古剎 大約二畝 曩時孤立荒裔 今則鐵網
四圍 爲社會黨及無政府黨閉禡之地 居其中者 極爲安逸 飢也
寒也 疾病也 死亡也 以及癡狂自經也 俱無人過問之者 蓋
以事涉私人行爲 無勞公門中人之枉顧也 最近一九二四年二月十
日 Izvestia 報 載「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晚六時 索羅威斯基島發
生一不幸之事 古剎禁囚 與監吏衝突 幸未久即平 不幸事之
發生 果何故而致之歟 所謂不久即平者 囚之運命爲何如也 200
Izdeshky Vestnik 報 載有通信員報告曰 索羅威斯基島 除社會黨

人禁褻古剝外 尙有所謂俄官者 地處極荒 穢於是者 多爲以叛
逆論者 授受賄賂者 身任教士者 非議新法者 及其他政治犯
其受殘賊更加一等 以鞭撻爲治事之需 以杖死爲小懲之戒 夏日
晝則裸其身以耕作 夜則竭其血于蠶室 每七日一週 始允移臥陰
潤之地簪一夕 冬則閉之於四壁懸冰 八方冒雪之高塔 而監獄吏
卒 朋比爲奸 侵蝕囚糧 致脫粟糟糠 亦不得一飽 而婦女之流
該島者 更爲可憫 雖昔皆大家閨秀 曾聞詩禮 修容蹈屨 儀靜
體閑 今則晝操鬼薪白粲之勞 夜充溫衾薦枕之具 其賦柏舟之操
磨笄伏劍者 固不乏人 而以事關門戶 委曲求全者 亦大有人
在 是以惡疾蔓延 無所底止 嗚呼人類耻辱 莫此爲甚也

第八章 赤黨之酷

新諾威夫曾稱其卡爲共產黨屏障 拉齊氏亦謂其卡爲蘇維埃政府

之利器。雖遣詞略有不向，而其視爲左右手則一也。其卡以附庸機關，而能大張淫威，流毒全國者，乃主其事者用當其才耳。蓋凡其卡胥吏，無不爲權埋爲奸，劫財亡命者流。總裁德仁斯基有言：「一肩其卡之任者，必其人果敢用命，武健嚴酷，不激於時譽者，始可付以剪滅豪貴之任也。慘毒之刑，蓋有時施刑者，亦有所不忍故也。」拉齊氏謂：「無論其卡員之如何用命，但其術每易弱其心志，而生理道德妄念，故不得已，而時還其職，以旌其能，俾淬礪其身心，使之不顧一切也。故惟其卡作威，其卡玉食，惟其卡不得作福，所以淬厲其身心，俾資不顧一切也。」

莫齊稱其卡有胥吏二萬人，全俄其卡總部（一九一九年）有胥吏二千，其中多爲拉特人，競相汲引，源源而來。彼輩性既兇悍，復不諳俄語，而其卡界以審訊之權，千萬人之生命，皆懸諸言語不

(十三)

哈科佛其卡之「審判官」夫斯



通 情意不達之士師 則除砌詞誣枉 具五刑處死外 無他術也
至吏胥其人之品質 則更不計矣 克萊林庠曾謂 一凡作奸犯科
殺人越貨者 幾盡投效其卡矣 列寧亦不諱其事 一九零五年曾
聲言「予黨非謀養成竊匪淑女 綽約處子也 惟不羈之才 行非常之
事者 方爲吾黨之助」 是以娼優隸賊 椎埋爲奸者 無不兼收並
蓄 莫斯科其卡中 懸案未結之劇盜 不知凡幾 一九一九年敖的
沙其卡中人 謂殺人越貨之事 訖未少息 不過昔日爲搶劫者 今
易名爲沒收耳 有敖的沙某律師告人曰「此間椎剽之徒 與蘇維埃
政府携手合作 最近流言 其卡秘書麥傑爾 即以前綽號小日本之
盜魁麥西卡之化身 而四十七期之 *Travels* 報關謠欄中謂 一綽號小
日本之麥西卡 與其卡無涉」而麥傑爾復投函聲述曰 「曩予所執
何業姑不論 但敢誓言予爲篤信且能實行共產主義者 即剽劫亦專

對巨室富紳行之也。一其後竟號召其黨徒，編爲蘇維埃陸軍第五十四聯隊，而自膺其渠帥矣。諸如此例，不勝枚舉。甚有一方任其卡一方仍理舊業，公然行之而不忌者。蓋亦貧富報復之真諦也。至政府本身所發見者，則除實無可掩，給與薄懲外，均置不問。有監理委員（監督執行命令之機關）摩薩瑞夫者，因以車薪易一輿肉而發覺。經革命最高法庭之審訊，始悉其曩以劫財物殺一老嫗，而配充西比利亞礦井中者。又一九二二年有任省會法庭審判長塔拉布金者，因勒索兩造，受審莫斯科法庭，乃悉其原爲劇盜，曾糾衆劫一珠寶商，劫得兩千萬盧布云。

其卡詭術，無逾故作慷慨激昂狀，僞爲痛恨蘇維埃制度者，以刺探一切，甚至詭稱外邦領事，與政府表裏相應。彼則佯言將率領遺民逝彼樂土，不知個中情形者，請附驥尾，則叛新法之罪構成矣。

其烏克蘭其卡發行之「紅劍」報 於一九六年八月十八日 載有巴西
派駐烏克蘭蘇維埃政府之公使畢魯伯爵 收集頑民 謀覆新政 專
洩伯爵及其黨羽咸被捕殺 試思他國使臣 焉得捕殺 厥後始知所
謂畢魯伯爵者 固其卡所僞飾以陷人者也 一九二十年又有自稱
史丹男爵夫人者 自君士坦丁來 據其對敖的沙德領事謂 彼自德
來俄 負國際紅十字會之命 來濟德民之欲離俄境者 俄民如欲乘
機去國者 亦可偕行 惟須將珍貴先與保存 否則途中爲黨人發覺
沒收 難與維護 一時從者如雲 行有日矣 忽其卡下令大索 悉
捕繫獄 盡沒其資 此類詭計 層出不窮 而墮其術中者 實不乏
人也

其卡更迫令娼妓 從事偵刺 或以金錢果餌 利用頑童 或以
赦免 誘獄囚之誣攀 有某少女 爲救父命 而爲僞證 厥後內疚

神明 自焚以死 一九二三年 倫敦泰晤士報 載某少婦 因以爲
虎作倂 良心滋慚 投環而死 其卡之子異己者 固猜忌靡已 而
于同黨也亦然 凡能告黨人奸者 亦優與賞酬 蓋爲惡者心餒 慮
舟中之人 亦敵國也

其卡之萬惡 前言之詳矣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Postedunq, Nov*

osty 報 載某重要委員 奉命考察國防局之工作 行至尼愷斯基布

里瓦 忽爾自殺 身有遺書 致中央委員會者 其詞曰 同志！

者政治部明頒有障衛新政之法 安斯其傑力主厲行如救焚之言 但

一觀論報之檔案 實際之措施 莫不滿地苔紅 虫盤覆野 不得不

令予翻然自悔共產主義之真諦 縱容酷政之施行 誠合九州之鐵

不能鑄此大錯 欲良心之安 惟有一死以謝國人 尙望公等早覺

迷途不遠 勿復貽先師馬克斯羞 而重棄吾民也 但覺悟者自覺悟

逆施者自逆施 死者長已矣 而酷政之施 方興未艾也 杜洛斯
基曾謂設吾人被迫不得已而退却者 當閉關自守 行我堅壁清野之
計 必使來者除靜寂之古驛墟村外 一無所獲也 虎穴壁中之絕命
詞曰 奇冤衝斗兮 慘獄覆盆 空前之虐舉兮 古所未聞 人皆有死兮
仍望生存 今迺死如鴻毛兮 殘蟻命如微塵 苦血腥之刺腦兮 與
屍骸同羣 泣血淵與骨嶽兮 朝夕傷神 睹火焚而車裂兮 悲惻無
垠 撫藐軀之雖在兮 已喪余之靈魂 匪少見而多怪兮 哀舉國之
如耘 人生到此兮 又天道之籌論 死者既切齒於九泉兮 生老惟
重足而呻吟

右譯麥高諾夫原著赤俄血史

赤俄血史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
(非賣品)

准許
翻印

中華民國聖道會印送

天津河北五馬路豐厚里一號

#7
404000

404000

麥高諾夫

50
12.51